

道古堂全集



和16
976
164



明和
號 976
卷 16止

道古堂集外文目錄

省試萬寶告成賦

三易論

六宗考

記西漢馬政

諸史然疑序

榕城詩話序

樊榭山房游仙詩序

小倉山房文集序

哀鹽船文序

歙江可亭壽序

新會陸蘭圃壽序

桐城張葑齋壽序

休陽汪先生壽序

祁門馬母壽序

石經考異引

自畫冊頁題辭

水山二友圖題辭

寄所親書



木山二文圖歌

香池賦書

水鏡

自畫冊頁賦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水鏡

道古堂集外文集目錄

道古堂集外文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為韻

聖王御寓而勤民事司空經野以辨土宜暢有生之必

遂善萬物之得時翠幕青壇

省耕於春仲蜺旌鸞輅

觀稼於秋期寶乃民財彰黍稷馨香之普淖萬為盈數

徵婦子百室之蕃孳當其金行秉律白藏司辰蓐收名

察以發斂庶類含穎而畢甄合萬夫而為井課千耦以

同耘稗綴青蟲粟霏微而屑玉芒輪紅蟹稻的礫以抽

銀屋後苦簷圍廬接節門前雲確澆穴飛輪於是
鳳麻舒長紀日麟經大有書年雉隴獻兩歧之瑞蚪文
篆六穗之篇壤擊堯衢屈計五風而十雨春回禹甸分
明饁後而耕前國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故稻之種二
十菽梁之種二十果蔬之種各二十知百穀之名異而
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見萬寶之功全
則有物華燦爛嘉殖駢羅豆畦高下薑稜坡陀芋魁未
淪栗罅可授架上之壺科將上槁溝塍之植節漸堅多
九月肅霜旣築場而及圃三時不害咸脫笠以堆蓑斯
時也市地則霜條絡繹橫空則雪陣迷漫秉穗可遺寡

婦餘糧棲畝瓜瓠足供老疾節物登盤信久勞而思逸
爰託宇以求安昔日林間鶉鳩喚徹今時牀下蟋蟀吟
殘亟索綯以乘屋各塞向而操鋟則見甌窶滿篝鱗鯨
麗畱地大而豐物多且有尊瓶老婦祀竈刲羊舞戚佞
童驅儼磔狗制三十年之國用而政通積萬億秭之高
廩爾俗阜鄰牆夜績響緯篋之騷騷村舍追歡畫消寒
之九九吹之雅籥定庾億而倉盈編入周詩是崇墉而
北櫛方豐玉以猶珍詎雨珠之可匹蓋政非寶何以養
民寶非萬不能備物爾乃家釀清酒戶繪幽風祈年得
泰占卦名豐祭先農及司嗇迎貓虎與坊庸紫芥青菘

蔀屋畜御冬之旨赤糜白芑后妃藏獻種之種斯蜡通
而民樂夫孰非
聖主之勤農也哉

之式式知之郵命家與謝爾自益解人風情最樂而
與而谷且清韻外靜警聲變之韻總林舍獸對書所與
直調轉而味味三十平之圖用而短獸贊萬物之高
調習而六而豐變之且百轉勝告飲派讀哇羊森如
公氣宋蘇之乘益各塞向而射幾限良和夏海昔論
受五字以米受者日林間獸試與今規林不無
誠論謝野如瓜藤且也

三易論

古今言三易者多矣然所言互有同異余特綜其語為
三易論

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志答趙商云非
無明文改之無據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
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
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則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
之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
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為出於神農周易為出於
伏羲與山海經相反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

曰連山般人因黃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元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鏗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為雲或以為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為周也鄭鏗則兼疏周易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

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鄭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不易變易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為代名之解三易名稱不同如此干寶解易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與坤初乾初離初萃坎初兌初艮初釐震初與巽此歸藏之易也羅泌以為是所謂三皇易也夫連山既以艮首此曷為以艮終歸

藏既以坤首此曷爲以坤次且以天地定位一節推之
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邵伯溫述先
君以爲此伏羲之易所謂小成者是矣以帝出乎震一
節推之朱子以爲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而邵子以爲乃
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而竇以爲連山之易不亦謬
乎羅泌又云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
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東嘉朱元昇作三易備遺以伏
羲之易爲先天黃帝之易爲中天以文王之易爲後天
夫以三易分屬三天在宋儒尙參錯如此矧文王之易
實出於伏羲而欲以一周易強分先天後天小成大成

宜乎朱子之疑而未敢斷也至其用占之法洪範所謂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三人各占一易參而用之也
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春秋穆姜之筮
遇艮之八杜解以爲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
占周禮賈疏亦言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
殷不變爲占之事宋王與之訂義引鄭鑿易祓皆仍其
說孔安國云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九爲老陽
六爲老陰其爻皆變周易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占七
八之爻羅泌云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尙老也連
山用七歸藏用八尙少也自先儒皆言連山歸藏用七

八至泌乃始有連山用七歸藏用八之論而竟不知其何所根據吳萊著三墳辨因之劉恕解周禮則云艮其背不獲其身入之道也以寅為正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是又以用八為連山與泌說迥異程迥曰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為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惜乎春秋以後二易亡而偽作者眾劉炫司馬膺衛元嵩毛漸之徒浸淫不已朱元昇撰備遺一書以陽儀自復至乾陰儀自姤至坤定連山以十日十二子為先甲後甲定歸藏固陵毛氏從而闢之其說備易小帖中

六宗考

禋于六宗肇自虞氏降及漢興始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魏晉代有變更宋齊以往斯祀久廢惟拓跋氏乃一行之諸家之議言人人殊宋江夏王義恭所謂六宗之辨舛於兼儒也自解經者既不屑為煩辭如孔疏而蔡傳而議禮者又不能賅眾義劉注續漢志而漢賢不列許慎王充杜撰通典而先儒不列歐陽夏侯羅著路史而同時不列蘇軾朱子予故備著之使後之論者有考焉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杜佑曰

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

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穎達禮疏作六宗上及天下及地

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疏案異義作上不及天下不及人旁不

及四時居中間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按續漢書祭祀志安帝

卽位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

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說見後爲非是

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

太社也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

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

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按前漢郊祀志高帝無祀六宗事而匡衡奏立南北郊疏引虞

書之文至六宗並無專祀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

祀不通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

公卿議五官將衛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

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孔安

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孔叢子曰

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劉昭曰此解

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孔穎達禮祭法疏曰王肅聖證論用

家語之文與司馬彪曰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

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

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

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是祀

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

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

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孔穎達曰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地下有

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相

類故知是此六宗杜佑曰孔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

宗者於理有乖羅泌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

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又曰安國之

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

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

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

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

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
泰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
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
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禋誤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
祭於百神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
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
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
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
其地矣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 孫泌

曰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
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
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
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
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
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
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
以祭月也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禋所以祭水旱也禋于
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
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胡宏曰聖人名必當物祀

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
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
古者大旱雩於上帝不曰雩於旱神可見矣
朱子曰鄭氏宗讀爲禳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
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
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蘇軾蔡沈說同
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
孔晁同
按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臣前奏徒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

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合隆祇稱皇隆后祇兆
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
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
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隆北東方帝太昊
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
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星南宮於南郊兆
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
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
北宮於北郊兆奏可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宰衡莽奏
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眾

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汙皋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
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續漢
書祭祀志元初六年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
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 晉書禮志王莽以
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問王肅亦以爲
易六子故不廢 顏師古曰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
六子其最通乎 杜佑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
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祭祀日月星
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

伯疏

引異義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

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義曰古尚書說六宗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

三天宗日月星北辰地宗岱山河海

此三言本蔡邕月令章句

日為

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

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

司馬彪曰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

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

孔疏云許君謹案與古尚書說同鄭

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禮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崇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天報而主日祭也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以月風師也祭師也日月也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禮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於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為六宗也

盧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

大宗伯疏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

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孔疏云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且月此不言六宗而與彼別也

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

孟康注漢書同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司馬彪曰六合之間非
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
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
復特爲位元之失也 晉太學博士吳商曰禋之言煙
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
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
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
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
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
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也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

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
一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
係者 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
最詳是以附之 裴駟史記集解曰六
宗義象鄭說爲長

杜佑曰鄭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
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泌曰宗之爲言總
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風好雨是乃箕畢以總而
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標燎哉
孟康曰六宗天地間之遊神 羅泌曰孟康李邵皆繆
本元文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

二子蓋因此

劉劭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案晉書禮志魏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云云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杜佑曰劉劭以冲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

司馬彪曰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禋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無復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

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
案晉書禮志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
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
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
春秋祭禘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
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
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
時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
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太社魏氏因之

景初二年祀太極冲和之氣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
祀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
如舊詔從之孔穎達曰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
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
張迪曰六宗六代帝王

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曰禋於六宗祀祖考所尊者
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
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
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旣各異義上
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
但類於上帝不禋祖禴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
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
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
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

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
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
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
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
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
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
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

通古堂集文
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杜佑曰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羅泌曰三昭三穆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爲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於天地以及羣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邱濬曰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合然帝王異世不相襲禮其制不

必盡同也孔注謂文祖爲堯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爲七廟故舜始則受終於祖繼則禮享於宗焉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劉昭曰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

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元今之元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禋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 後魏孝文帝曰尙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

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旣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合永爲定法

案魏書禮志明元泰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議禋祀之禮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

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曰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於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眾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云云 杜佑曰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案周禮以禋祀昊

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旣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敘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泌曰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禮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旣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太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爲五帝是則非昊帝矣

羅泌曰宗亦祀之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者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旣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

楊復曰愚案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六者爲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爲禋祈又以六者皆爲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有禋祈之禮哉故書疏云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馬端臨曰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望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元之文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

主日配以月日月旣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季本曰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案此則天宗盡之矣以辰爲月之類尤無理不可從

方中履曰尙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比似爲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昊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昊之二子曰

修曰熙爲元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比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余考六宗既竟無一言以折中之可乎石友鄞全吉士祖望旣沒門人刻其經史問答中六宗一條則謝山向嘗與余論定者也余識闇無以易之遂全錄其語附於後其言曰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徧於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於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

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於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劭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

道古堂集外文
三
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
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
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
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
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
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
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
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於山川之
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

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
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
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
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
冥曰句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
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
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
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
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
說者然天地已見於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

沈徵君形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

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

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又李陵傳上曰吾發
軍多母騎又霍去病傳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十
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又自衛青圍單于後
十四歲而卒竟不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至征和中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見西域傳
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至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
其止勿出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元鳳二年
詔曰朕閱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
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
錢昭紀馬口錢者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此從

吳仁傑刊誤補遺文穎如涪解皆非

苑馬者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
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
三十萬匹武帝建元元年嘗一詔罷苑馬以賜貧民蓋
特不禁其芻牧樵采而已

曾唯讀先生外集十種首曰鴻詞所業次日經進講
義共文十三篇九篇已列道古堂文集以上四篇茲
弁集外文之首

諸史然疑序

余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學貧無全史且購且讀一日率盡一卷人事膠擾道塗奔走祈寒盛暑未嘗一日輟也風雨閉門深居無俚則又倍之閱五年而始畢功又一年而以通鑑參校史外又益以舊聞三千年之行事較然矣於諸史中以意穿穴有得則標舉其旨趣前人所論不復論前人所糾者亦不復糾也史漢考證業有成書斷自後漢以迄六代唐宋以還論之不勝其論糾之亦不勝其糾也劉煦唐書趙上舍一清所贈窮日夜觀之重複錯繆遠遜歐宋閒一論列咕咕不勝其繁

聞吳興沈東甫徵士有新舊合鈔一書余未及見恐有雷同卽蹈勦說之咎藏諸篋衍未敢出以示人亭林顧氏廣稽博考日知錄中刊正漢書尙有數條與三劉闢合者知其未見刊誤也以余舛陋望亭林之門仍遽難窺測況敢哆口而倚撫前史之疵病乎句甬全祖望同里張燿貫串史事爲余畏友以是相質而不爲非不忍捐棄遂決意存之舊業就荒桑榆景迫時過而後學獨學而無友三者交譏吾業止於是矣吾衰不能復進矣悲夫

榕城詩話序

閩設郡自秦始皇漢五年始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顏師古謂卽侯官縣是閩之有儒家自唐成公李椅立教始而常建因之以設鄉校閩人之舉進士唐自歐陽詹始黃璞著名士傳又以爲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令之藻以賦傳而詹得交於昌黎始以詩著暨後黃滔文山輩蔚爾繼興閩之文學乃郁郁乎彬彬布矣宋詩在閩獨無支派見於史書藝文志者林黃朱鄭數集而外類皆魁儒碩學以經業顯風騷之旨固殊焉明初十子奕奕清暢迨至末造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標

聲闡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述作之堂也今則仰挹前
徽已爲邈覲其山童赭堆阜無佛圖仙觀可以恣遊士
之眺陟其水漻淚滅汨與石映咽進尺退尋篙師鼓力
一舟惶駭許慎以爲人本蛇種魏收以爲鳥聲禽呼二
賢雖意存貶削然其大旨固未可以苛論矣壬子之歲
余以試舉人入閩觸暑刻程而至牢閉僧國未能徧交
其賢豪長者與之剖字鑽響盤敦一時矧能掇其秀句
而揚扈之頗有見聞未忍刪棄隨意箋述勒爲一卷意
主於表章而事存乎風雅述而不作論而不議其或齷
齷偏解未當於詩人之銓序抑以爲篇章之外乘風始

之脞說蓋庶乎其可也雍正歲在壬子十月朔在太末
城下書

樊榭山房游仙詩序

蓋聞皇娥旣邈韻不唱夫璇宮穆滿云遙歌未傳于瑤
島月中桂樹羽士難逢源裏桃花漁郎安在天上乏驂
鸞之客人間無吐鳳之儔迨至庾開府仗清新之氣郭
景純用雋上之才開生面于青宮奪夜光于元圃然而
辭多感慨同坎壈之詠懷調本輕淫非列仙之本趣難
匹休乎子建終見笑于鍾嶸仙詠難工由來久已厲先
生太鴻者玉皇香吏暫摘塵寰碧落侍郎僑居瀛海朱
昇賦弓之歲便解操觚蘭成射策之年卽聞染翰琅玕
披腹門無題鳳之賓珠玉爲心座有解龜之賞一九飛

藥逢璋瑞于西山九節菖蒲邁商邱于北海東華公子
舊是相知南嶽夫人新爲結客疑神濯魄原無俟于冰
壺洗髓伐毛亦何須于紫水乃瓊霄有路闔苑多歧旣
非感遇之劉楨詎作嫉邪之趙壹聊寄懷于元遠遂託
詠于遊仙數凡三百謝家胡蝶之篇字過八千倪氏梅
花之製洞中蕊簡始足揮毫海上珊瑚差堪架筆月穿
高樹依蘿戶以敲金風度碧天傍雲窗而戛玉江花滿
篋種由瓊草之田潘錦連箱裁作流霞之帔行間冰雪
噴來卽是元霜腕底蛟螭瀉出何殊碧海笑驅素豹盤
桓墨椀之中怒逐朱龍游戲硯池之側崑崙裊裊不用

支筇煙渚茫茫何須買舶苔箋十幅俄成王屋之峰湘
帙一函都是蓬萊之島以神仙爲翰寫借文翰爲遨遊
可謂盡名士之才情極仙人之本色者矣僕與先生雲
霞意氣泉石投交架上琅函共讀通明之卷籬邊黃菊
曾傾陶令之杯風義平生兼之師友相逢今日示以瓊
瑤擊節三終何惜玉壺之缺披吟數過恍登銀闕之遙
攜來市上誰不購以千金若在牀頭人自函其一部斥
曹唐于下座誰曰不宜坐何劭于廡間僉云允稱引尊
相對聊當醺醪之漿浣手高吟除是薔薇之露書藏二
酉何用秕糠紙貴三都寧關元晏爰等茲于弁髦敢用

是為前驅謹序

道古堂集序
夫文者所以明道也。道明則文著。文著則道顯。此理之常也。然文之於道。猶水之於魚。水涸則魚亡。文廢則道絕。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尊。名高而實寡。君子所當戒也。夫文之於道。猶水之於魚。水涸則魚亡。文廢則道絕。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尊。名高而實寡。君子所當戒也。夫文之於道。猶水之於魚。水涸則魚亡。文廢則道絕。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尊。名高而實寡。君子所當戒也。

小倉山房文集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為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埽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為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

而無足數也

長洲沈宗伯歸愚向余盛稱歙縣可亭江先生不置詰
之則曰可亭父病劇貶瘁廢寢食假寐恍惚若聞邑東
任醫可治之語晨起徒步走十數里迎之醫至而病痊
時方十歲也越五載父在隣邑因驚得疾可亭神魂不
寧遠走七十里虔禱而回是夜門忽有聲者三父患即
瘳人以爲孝感既冠徧遊燕齊閩豫吳越之區洗腆以
養居京師半載心動忽還而嚴親棄養將殯於西階而
君適至得申擗踊宗黨尤以爲異夫人子之於親疾痛
疴癢息息相關天性淳至應若影響徵之於可亭而信

歙縣縣志

歙江可亭壽序

長洲沈宗伯歸愚向余盛稱歙縣可亭江先生不置詰
之則曰可亭父病劇貶瘁廢寢食假寐恍惚若聞邑東
任醫可治之語晨起徒步走十數里迎之醫至而病痊
時方十歲也越五載父在隣邑因驚得疾可亭神魂不
寧遠走七十里虔禱而回是夜門忽有聲者三父患即
瘳人以爲孝感既冠徧遊燕齊閩豫吳越之區洗腆以
養居京師半載心動忽還而嚴親棄養將殯於西階而
君適至得申擗踊宗黨尤以爲異夫人子之於親疾痛
疴癢息息相關天性淳至應若影響徵之於可亭而信

徵之於歸愚實而不誣也終喪之後與二弟營業宛陵
事悉諮稟君爲家督以祖居隘陋擇地白石山前連建
三宅曲體偏親之志潔蘋蘩收族屬卹鰥惻易道路櫝
死埋齒醫疴食餓之舉靡不悉力爲之郡守刊其名於
彰善坊揚州太守又以澤被編氓榜其廬仁聲義問譽
望日流而君猶嗛嗛不敢受也余畱滯廣陵歙縣江氏
之僑寄斯土者無不交也鶴亭橙里皆喜結客第宅櫺
連園池宏敞肴饌之豐縞紵之殷詩篇酬和之霍繹照
耀大江南北猗歟盛矣而君獨用儉勤起家非夫白首
魁壘之耆碩弗賓也非夫研經蒞史之鉅儒弗敬也非

夫居貧自立之戚舊弗往還也自奉甚約而餉客必以
兼珍理財必謹尺寸而投贈必赴其意之所欲制節謹
度毋敢暇逸窺其意念之所注將以裕翼子之謀爲
國家儲後先疏附之才以備一日之用而已賢子芳國
左右采獲於齊沈兩宗伯又從余學詩筮仕駕部夙夜
在公緬曾梗化

聖天子赫怒整師天戈所指命延漏刻芳國佐大司馬
調度兵食不遑寧處小臣之職也

神功耆定舞干羽於兩階愴 威稜乎萬里作樂崇德
告

廟郊

天羣工遞進雅頌鋪張揚厲芳國獨無言乎余南國腐
儒村居教授三百篇嘗肄業及之畧一引伸比較功
德芳國可以敬聽焉出車彭彭旃旒央央則小雅采芣
之什也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則商頌殷武之章也王于
興師修我甲兵則秦風小戎之志也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則奚斯閼宮之作也發摠思慮據德依仁嶽然聳
皇業於千載之表燕然不足勒銘浚稽不足耀武也芳
國勉之壹意爲詩可矣圍棋賭墅吾將於可亭徵雅量
焉於其初度輒敷陳詩義以告之春秋敵王所愾凡屬

食毛踐土皆有同仇之誼衢歌巷舞身際太平夔龍事
業付之後昆但當飽食摩腹扶杖以觀德化之成惜乎
兩宗伯之不及待也

新會陸蘭圃壽序

岡州古稱節義之鄉而陸君蘭圃實聚國族於斯養和
懋德行不迂俗州巷之內熏其德者千喙一辭不捷而
速歲在昭陽作噩年逾指使令子明經英乾介余門人
李穰造廬而請曰子之事親也非養之爲難而壽之爲
難苟無善而稱之是誣也善矣言之而華與言之而拙
行而不遠紀載者每用爲恨古所嘆也夫不虛美不溢
惡不以文辭妄悅人今之人蓋莫夫子若矣倘進之坐
隅使得縷縷畢言之而夫子錄之可乎吾祖朗軒公之
老而傳也而生計不立吾翁廢書而歎肇牽車牛遠服

賈於羅定權其什一之入致白華潔白之養兼珍度閣
之膳安車燕几之適不離於左右朗軒公顧而樂之而
翁之事親可知也自吾母來歸閨門之內肅若朝典白
首無嘻嗃之吝教不肖英乾以不欺爲本而羣從之朝
夕侍側者隨其材而啟迪之輕詵猥佻之習過吾門者
無有也歲大稔傾其廩困以與乏者而吾族無餓人道
路之不治者捐貲以平易之淫雨時降而百室不病或
以是推誦於吾翁而翁不德於色也此英乾之所得於
過庭者也杭子曰嘻有是哉吾得聞此言於吾子也余
嘗至岡州兩厓之間虎牙桀監日月之所沐浴濤瀾之

所激撞是張陸數君子所成仁取義之區而吾與二三
有志乎史事者所低徊憑弔徙倚而不能去者也意其
鄉必有推行其端緒篤生清謹樸學之士以扶持
聖王之雅化者而吾交一臂而失之者衆矣吾石友閩
人張君惕菴溧陽李君澹齋先後實令於是與民休息
施平恕之政俗益懋矣而飲射讀法執爵而乞言如蘭
圃其人者當有敦本厚俗之論爲鄉之人所矜式以俟
夫觀人風者有所采焉蓋此邦風俗之成也久矣李櫟
曰不書之則其事不永而道不彰惟夫子有以塞英乾
之請并以告夫兩令君焉則是舉也豈獨爲陸氏之光

也

也
其
夫
其
人
聖
然
亦
西

桐城張葯齋先生壽序代

少宗伯桐城葯齋先生以儒術受知

聖天子屢膺文章之重寄為海內宗匠者垂二十年内
自胄監國子外自吳越之秀民閩川之名士大河以北
大江以南橫經握管之徒喁喁然懼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者咸被抽擢文教日益以蔚先生之心日益益虛以下
登進選擇之途日益以廣教導誨迪之方日益詳以周
東南固多奇偉絕特之士沐浴其化澤服習其規矩理
道之訓淪肌而浹髓程式之文朝寫而夕徧儒臣受
國隆遇主轉移化導之權襄文德之治蓋莫有過於先

生者也予辱與先生戊戌同舉禮部又同入中秘讀書
其相知者特深今年予奉使還浙先生駐節江淮詰
嗣楞阿觀察方領兩浙鹽筴繼復代方伯布旬宣之職
恪秉庭訓治行爲浙第一五月旣望適先生六十覽揆
之辰楞阿介浙士之隸門下者進而謁予請一言以壽
先生予惟世之所豔稱於先生者旨蓋不越乎三爾侈
地望者謂門施三戟家號萬石岡盧澤李震熠寒門一
也矜科第者謂淡墨左行瓊書第二簪花盤馬頡頏青
雲二也誇官爵者謂頭列冰銜手量玉尺北李南陳騰
蜚藝苑三也予謂功德言之立著天壤而不敝者乃可

謂之壽乃可以壽先生自昔張之聞人不勝僂指唐宰
相世系見於歐陽氏表者凡一十有七人獨大亮九齡
嘉貞父子爲最著宋則齊賢之後有宗誨金則曄之後
有行簡明則輔之後有公懋著在史冊述爲美談匪有
恃以不敝者在乎桐城之張自大叅公起家先相國文
端公以經緯文武之畧弼我

聖祖仁皇帝誠和萬邦爲國柱石嗣相國硯齋先生以
鹽梅舟楫之望用世其家先生介於賢父兄之間恭敬
樽紕矢卷阿之音進藹藹之吉士爲君子使律之於古
人以人事君之誼其可以當之而不忝也已今方晉貳

春卿佐掌邦禮五禮六樂之廢興兩郊六宗之同異研
辨而切究撰明堂清廟之歌詩定吉軍賓嘉之儀注成
國鉅典垂之永久此其職也其次則敬天神察地元贊
幽協明調元化而和風雨其次則策秀孝察廉茂興賢
育德揚側陋而發幽潛此皆先生之所夙夜祓濯恢恢
乎優以爲之者用是踐中台參密勿繼柳氏之家學理
桐陰之舊話於文端公爲韋平之象賢於硯齋先生爲
維絳之競爽承流宣化功著乎社稷海隅日出之區跂
首翹足相率以占太平之相業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也
若其侈諛辭以稱禱則閭巷庸衆人康疆逢吉得酒以

相慶勉者之語大臣貞固以幹事變陰陽以壽民前之
所謂著天壤而不敝者恢廓可以自信予故昌言之以
復於鄉之人士且以爲先生頌也是爲序

休陽汪先生壽序

國家景運隆鑠薄海氓庶涵泳

聖澤百載於茲我

皇上欽明濬哲蘊高培厚進白首魁艾之臣於九列荃

宰一德扶植元氣則有

兩朝所畱貽生民所繫望龐鴻瀆篤經術炳蔚之大儒
出爲

聖天子明罰敕法登斯人於仁壽之域惟吾師大廷尉
休陽汪先生有焉先生早縮朝綬回翔於芝庭桂館之
間珠林玉海恣所蒐討而其學卓然以程朱爲宗陰陽

道古堂集外文
卷三
之原天人性命之旨粹然冲然契合無間爲文渟泓蘊
蓄佐佑六經當代自安溪李文貞公而外莫之或讓也
中間視學兩浙巡撫豫章簡清卿歷烏府清風亮節彪
炳宙合從容平進踐履朝著者踰四十年望尊而道重
內自公孤卿尹外暨分猷宣化擁旄樹纛之大吏非執
經弟子卽館閣後輩莫不摳衣前請曲致敬禮昔人品
目韓愈所謂泰山北斗者惟先生可以當之而猶嗛嗛
每若自下後門寒冑咸被禮遇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
爲已任其大較也浙河人文淵海或有炫新求異軼規
範以邀時名者先生別裁僞體一匡以正術飫之以經

籍之膏腴東之以文章之軌範數年之間風氣變而益
上嗣是掇大魁應殊科雄文傑作高視海內壹皆稟先
生之指授教澤洋溢儷古罕儔先有書院在西湖上先
生駐節之暇所與諸生講學者也及被 內召青衿弟
子感公知遇每逢申降之日醵錢刲豕北望拜手遙致
岡陵之祝此豈可以倖致哉某以童試獲出門下先生
申誦古道懋勉以道德歷二十年如一日歲在乙卯謁
先生於海濱草廬木榻僅蔽風日辨色而興日入而息
與諸徒作相勞苦夫以
天子親信重臣何不恤艱瘁若是豈不以一夫墊溺若

道古堂集外文
已納隍古大臣所爲苦其身以濟天下者庶幾不媿乎
已而

聖主閔念其勞還先生於朝龐眉華首道冠寮案晚進
之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相指目以爲長河景星之耀芒
而黃目楊豆之陳太廟也先生樂道守素第祿爾康位
躋卿相不足以爲榮名在天壤不足以爲喜不朽之業
無窮之望在守先待後與古聖賢爭一日之得失而已
矣某學不足以窺先生之深遊習者久而辭則足以立
誠於先生七十之壽乃不敢爲夸言書此以志仰焉謹
序

祁門馬母陳太恭人壽序

祿以逮養乃古人出身而仕之義若其養不藉祿則循
陔之眷戀與魚藻之樂胥迄無異理稱詩者恒兩存之
以何爲徵小雅之材鹿鳴爲首繼以四牡之將母來諗
又繼以皇華之每懷靡及事相逮也古之燕禮有四而
君臣相與燕者居其三工荷瑟擗穴歌鹿鳴三詩笙入
以南陔白華華黍子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華孝子潔白也夫崇酒濟肺易洗揖升其儀至重凡以
叶驩欣而通上下而必計及於其庭闈者何蓋忠臣出
孝子之門君之所以爲體與臣之所以爲事莫不由斯

矣吾友維揚兩馬君敦行不怠均以經術有聞於時解
谷官當爲曹郎棲遲不卽就

天子闢特科以待非常之士大臣以涉江名上辭不應
徵當是時或疑兩君賁志邱園浮湛閭巷高六聘之名
違三升之用爲知退而不知進此皆皮傅之論也兩君
承名父兄後母氏陳太恭人煦嫗而覆育之今者年臻
大耋兩君暱就如嬰媿色養之隆媿于曩哲其不以萬
鍾之祿易一日之養明矣余交兩君者逾十年柔從而
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余反覆觀之而信周禮鄉大夫職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後鄭解之云和兼六德

容包六行然則和容者固德行之綱維也賈公彥釋鄉
射云人有孝行則性行和容故以孝爲容兩君下氣怡
色日夕於太恭人之側退而讀先聖之書默以自驗一
舉足而不敢慢於人一舉口而不敢惡於人行醇備矣
鄉大夫賓賢能之書于其君樂工所歌及笙入以間其
詩章與燕禮等是知士始入仕與大君之相詔語中所
更歷雖累策書之而不可盡其拳拳者惟此潔白之養
垂諸大司樂行乎朝廷鄉國而更無別辭然則能事君
者孰有外于孝歟今年孟冬某日爲太恭人誕辰福備
之說祝嘏之頌操觚者類能爲之出處之大契乎經術

則未之或道也東氏廣微云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
晨葩莫之點辱夫無營無欲迺謂莫之點辱然則乾沒
不已者其得謂之潔白乎兩君遠來乞言故爲標舉詩
禮之微旨以相勗述聞者其亦可以解惑也矣

石經考異引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眾說之齟齬
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
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予特引而疏
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異予特取而補綴之文
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爲勦說也夫
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日書於抱經亭

魄者以是爲覽勝之神皋奧區焉

吳中林清流船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
梳脚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濱溪結宇前爲放生池林木窈窕
方袍迎客沙彌送茗亦一大選佛場也壁有雲散鐘聲
出遠村句

張德南煒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二產簷
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詠
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履滿戶外詩喜爲平澹
朱孟震停雲小志稱之

艚蓬船前狹後廣延建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
船開朱殷紅是也又船行屹嶠間全籍篙力板簿不過
數分不假丹漆櫟園黯澹灘頭白板槎可證

閩縣南關外無諸廟有釣龍臺相傳立春將出土牛太
守必往致祭取土塊和以爲牛則成否則必散嘗有詩
云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秀州朱文益昆田詠並蒂蘭丹竈紅休憐一線珠江碧
漫詫雙丫自注云閩之竈山產一線紅有花對節粵之
丫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

過霞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其一聯云一官已

道古堂集卷之二
脫甍颯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意
必陳倅世增也

江郎山廟壁有銘云二品石何竦特兄嵬峩弟巖業仰
若跂俯猶挈碧雞神各分裂荆樹花互榮瘠詎若茲儼
成列支中紛尻相接羞醜醇永無極考縣志不載不知
何人作王先輩霖謂當置飛梯百丈鐫勒山背

閩陳香初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能詩余愛蘭子村
居云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詩中有畫楚楚可人至
曠地夕陽多句更爲超妙矣壬子冬月寫於道古堂

題錢籜石水山二友圖

士大夫好形骸而以水山爲適斥羶酪而以酒茗爲味
寡田宅而以圖書爲富遠姬侍而以松石爲玩薄名利
而以翰墨爲能卽無鐘鼎建樹亦自可千秋不朽下神
僊一等人也禾中山水靈淑之氣鍾毓多出異士坤一
七兄應鴻詞科來都下與余把臂入林頗稱莫逆出水
山二友圖見眎其殆神仙中人而思建樹者乎奉題數
行卽祈大雅一發軒渠

寄所親書

此間秋意甚佳十晴一雨登游文酒排日爲歡未與故鄉殊致所恨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放愁則難於發端鬱念則宛乎在夢曼睇柔些何關人事安神靡體非此安歸每一注存動關性術爾其悴葉晨飛頽雲西下環吟寺角跼步街東托風懷於末簡戀燈火於空廊獨往之思想不殊於千里夫結螭蛾於寤寐攬薌澤於心神鏤刻空花轉相誕幻誠攝生所怵也銷鑠精膽蹙迫和氣又志士所累欷也鑽灼經典陶冶性靈氣役於此則神弛于彼轉移之際庶以爲功旬月以來頗能自得剷除

頑豔遜志空元濕木寒灰未能比擬龜毛兔角略有引
伸縱復巧咒阿難散花摩詰已能空五蘊而縛四禪情
塵不萌愛流已涸聞者疑爲矯情言之洵爲無罪玉臺
對簿良可理原紺榭飯僧底須懺悔竟當借袈裟於乾
陀捉應器於香積揮茲智劍還我慧珠解脫因緣屏當
妄語德我罪我亦無曹焉

道古堂集外文

道古堂集外詩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梅花百詠

丙辰長夏竹西吟社分題詠梅得如干首裁冰翦雪
殊愧未工

木葉彫將盡梅英色未勻嶺頭初見面寒谷已生春早梅
託根深谷裏冰雪已多年花萼閒中老清芬物外仙古梅
皎皎一林雪幽枝浸素月夜深發妙香寒氣侵人骨寒梅
山有無雙品幽貞性自孤不逢林處士祇與野人俱孤梅
古榦留清影蕭蕭三兩枝一般疏散性只許嶺雲知疏梅

美人多遠思瘦損小腰肢明月垂清照東風憾別離梅瘦
 骨立冰霜裏枯枝幾樹斜一朝春信到還解放新花梅枯
 幾樹峰頭立疏枝動晚風尋香何處是煙雨正濛濛梅遠
 莫笑枝柯短深藏不惹塵此中饒蘊蓄牆外漫爭春梅短
 漫誇孤立好類聚更爭輝幾日花齊放分明雪一圍梅叢
 寒萼開殘臘春深見已稀羞隨桃李豔悔不早知幾梅晚
 玉骨全貞性冰姿稱淡妝但教畱本色不借月分光梅白
 素抱山林性冰霜氣自寒縱饒桃杏色莫作一般看梅紅
 花與葉全似蕾儕蒂共新恍疑金谷內重見墮樓人梅綠
 花早春先到黃深蠟不殊漢宮曾點額是否此花無梅黃

羣英方處晦庾嶺春何早十月報先開春光已浩浩梅嶺
 深谷鎖春寒溪煙迷澗路樵子晚歸來時有暗香度梅澗
 寒宵一月朗玉笛繞孤舟任爾花開落晴江水自流梅江
 亭亭風雪裏野外一枝芳自有山林趣寒郊得冷香梅野
 一簾霜萼淨清馥透窗紗時倚闌干望中庭月影斜梅庭
 花開人靜後香發捲簾初東閣饒詩興清吟得自如梅官
 索笑窮檐下黃昏月上遲含情羞不語小立玉階時梅檐
 為愛蕭疏質列屏臻妙境幽香近几筵時覺夢魂冷梅屏
 誰把蒼苔色妝來點點癡瀟瀟風雨夜疑作老龍看梅苔
 嶺上梅初放人皆雪裏看花光浮野淨香氣襲衣寒梅雪

冶姿無熱性孤潔許誰知最是銷魂處疏林月上時梅月
一朝陽氣到萬木盡知春梅獨先春發春風是故人梅風
更深花氣靜瘦影帶煙籠一抹寒光裏幽枝度晚風梅煙
驢背探來後孤村細雨時此中多冷趣風味少人知梅雨
幾樹橫斜影清描最是難況兼閒雅性何處著毫端梅畫
深惜孤高品畱栽近几筵不教清瘦質僵立雪霜天梅盆
膽瓶深貯水斜插兩三枝隱隱含春意分明索我詩梅瓶
爲花來野徑策蹇渡溪橋春信知何處幽香隔水飄梅尋
逋仙歸去後消息近如何曾否孤山夢香魂月夜多梅問
晨起探花信清香得得來東風昨夜到曾報幾枝開梅探

美人千里外春信杳無期倚檻增惆悵東風不語時梅憶
色是天然色香還分外香無香無色處猶記昔年妝梅夢
梅詩忌肥濃猶忌酸寒氣欲得清中清須知味外味梅詠
調羹推相種先出兆魁元綽約神仙品清和古聖倫梅評
一種山林致蕭疏耐歲寒湖山深處好畱與野人看梅觀
茅屋梅花發呼朋共賞心寒香環四面日動主人吟梅賞
一自種梅花朝朝勤灌溉誰作主人翁領此清意味梅灌
本是神仙品東風一夜開爲憐零落苦著意護蒼苔梅惜
瓊華飛玉片和雪嚼寒花自有清香在餘芬沁齒牙梅嚼
別後增愁緒孤懷寄遠春一枝分嶺外猶見翦痕新梅寄

冷豔無塵態幽香最可人素心誠惠好願借一枝春梅索
 梅花知我性我最愛花香交契情難割移栽近短牆梅移
 松竹得良友好栽小苑中纔添三兩樹便解笑東風梅補
 彼此相依附脫胎已換胎從茲生意足好共一枝開枝接
 寒玉枝頭綴深林幾樹開幽窗憐冷趣兼取一枝來梅剪
 雪後花爭放多從驢背探折來香在手好共一肩擔梅折
 梅本蕭疏性蟠成更古蒼依然花滿樹不減嶺頭香梅蟠
 榮枯原有定開謝各因時自避新桃李何勞玉笛吹梅落
 梅自饒清韻猶能助淡妝雲鬟微點綴月下憶霓裳梅妝
 誰記雪中萼添來兩鬢霜插將宮帽上猶帶御鑪香梅簪

桃李羞為友松篁許結盟相期冰雪裏共此後彫情梅友
 競說林和靖妻梅而鶴子世人愛荒唐姑畱佳話耳梅妻
 梅應居震卦震是長男位不奉伯為兄更誰呼作弟梅兄
 梅兄出人言梅師出我口持以問羣花羣花皆點首梅師
 不受塵埃染山中別有天雲歸青嶂裏雪擁碧峰巔梅山
 數點寒花發溪邊試淡妝映冰山骨冷拂浪水痕香梅溪
 玉壺冰鏡裏清韻最宜人應共蘇隄柳湖邊度早春梅西湖
 東閣官梅盛清吟境最幽少陵多好句尙是說揚州梅東閣
 綽約無雙品清芬第一流但來仙子夢隨地是羅浮梅羅浮
 憶昔含章下飛來點額黃至今餘冷豔猶說漢宮妝梅漢宮

祇道園中好花開蕊正稠誰知攀折苦不及卧林正
園中梅
 寒香開繡閣春意動春思與爾同消瘦愁看月影移
閨中梅
 月夜橫疏影幽窗助苦吟春風先得意不負歲寒心
畫窗梅
 梅友推和靖琴交數子期二三心契外落落有誰知
琴屋梅
 自從寒萼放滿屋盡春風欲問春何在先生几案中
案頭梅
 素抱山林性託根近草茅有時陽氣轉生意上枯梢
茅舍梅
 僻處幽深地蓬門半碧苔今朝勤灑掃為有好花開
陋巷梅
 千古傳佳話江南贈折梅可憐驛館上畱得幾枝開
驛館梅
 岸柳傳春信江城見早梅一時生意徧四野看多開
城頭梅
 野店添幽豔風高雪打門牧童遙指處疑是杏花村
酒店梅

隱隱疏籬外橫拖一樹花清風來野岸香散幾人家
籬邊梅
 渡江春有信磯畔也爭開晚唱漁舟出休教弄落梅
釣磯梅
 樵徑山風古深林境更幽暗香時一動雲路正悠悠
樵徑梅
 幾處梅花發鄰翁每見招今朝風月好策杖過溪橋
前村梅
 分得孤山種春畦早占芳辛酸含至味應共菜根香
蔬圃梅
 杏花春色滿今喜間瑠花掩映蘇園裏冰姿帶晚霞
藥圃梅
 梅月含生意如何近柳營望來能止渴聊以慰窮兵
柳營梅
 空潭一月印疏影淡人心蓮座香風滿拈花助苦吟
僧舍梅
 本是神仙品今來道院栽青梅休漫煮畱取好根荑
道院梅
 素萼含孤性疏篁自一家清風來好友竹外幾枝斜
竹邊梅

誰把寒林友同栽近短牆松添霜後翠梅帶雪中香松澗梅
 根踞岑巖上花開古洞邊桃源曾彷彿幸少是流泉石洞梅
 水月相輝映寒窗品更清冰壺同皎潔朗朗玉山行水月梅
 帷幄增清韻幽香繞夢魂小窗初睡足疑在古梅園紙帳梅
 幾點蕭疏蕊生成雅淡妝隔簾看瘦影暗度好風香隔簾梅
 玉骨何消瘦菱花照影寒東風無限憾寂寞倚闌干照鏡梅
 落落疏疏品枝枝葉葉開一叢冰玉蕊萬點雪花堆千葉梅
 一莖開並蒂連理出雙枝不愧鴛鴦目栽依繡閣宜鴛鴦梅
 縱饒脂粉色仍帶雪霜姿畱取清芬在幽貞不改移燕脂梅
 獨樹鳥先覺空山人未回中和全醞釀只待好風來未開梅

隱隱含春意將開尙未開纔舒三兩點已有好風來乍開梅
 一陽初動處半萼甫開時就裏細縷大人多苦未知半開梅
 南北無分樣陽和氣共回東風多有意催使一齊開全開梅
 自是蕭疏性花開葉未齊畱將成實後掩映鏡湖西全開梅
 玉笛吹殘後離離子滿枝作羹應有望調鼎正當時子梅
 右一百首見石門屈氏所藏
 先生手書梅花百詠詩冊

全韻梅花詩

寅夏圭講邗上安定書塾公暇偶咏得全韻梅詩雖
 不能為名花寫照而頗有層見疊出之致因錄存之
 超然獨出嶺花叢占斷江南廿四風自有清香先字內

人間到處覺春融

東

羣陰剝盡一陽逢
消長機關每在冬
獨有幽姿含笑意

黃昏月上正香濃

冬

疏簾淨几冷銀缸
一片清芬透紙窗
幾次園林高位置

孤標終是戀晴江

江

蕭疏數點報春知
領袖羣英許及期
底事一般分冷暖

東風祇上向南枝

支

頻傾竹葉破寒威
滿目蕭條悵落暉
小立茅檐爭索笑

黃昏人醉未曾歸

微

藐姑仙子愛山居
絕世風流畫不如
別有幽棲探未得

白雲深處隱茅廬

魚

莫笑枝條大半枯
嚴冬偏解吐清腴
幾番描寫神難肖

畱與江南作畫圖

虞

花光隱約徧湖西
靜對芳姿細品題
策蹇幽人真癖好

夜深猶自踏香泥

齊

不住山巔卽水涯
素心端共野雲偕
獨憐凡卉彫零盡

誰向雪中作冷儕

佳

丰姿綽約絕塵埃
世眼誰憐閬苑才
莫道東風渾美意

不催花謝祇催開

灰

無懷民與葛天民
疑似從教兩逼真
悟徹楞伽空色相

滿園桃李任爭春

真

似怯寒威酒半醺天然秀韻冠花羣漁人莫認桃源路

日逐晴霞踏亂雲

文

白石峻嶒孕古根晚煙漠漠澹前村寒霜任爾迷荒徑

自有山風為埽門

元

水晶簾捲漏聲殘笑倚瑤階十二闌最愛孤山林處士

風流瀟灑一般般

寒

一種高標莫可攀天公特許占清閒何當雪夜黃昏候

獨立東風破笑顏

刪

不是矜奇好占先臘前羣共讓清妍笑他蜂蝶渾無識

未解尋香冷落天

先

叢英歲暮歎空條節比松筠晚不彫時跨蹇驢訪花信

滿林香雪度溪橋

蕭

為訪名花出近郊攜筇踏徧水雲坳眼前冰雪都知己

莫祇東風說舊交

肴

羞共繁英鬪富豪兩三疏藥傍東皋花中自合推仙種

不解仙源只種桃

豪

蕭蕭古幹半橫坡花信衝寒近若何還有雲山山外境

夢魂踏徧幾青螺

歌

幽懷僻好是煙霞非傲瓊林富貴家莫遣信風吹五月

江城笛管動悲笳麻
日向雪中覓早芳多情應說孟襄陽冰心一片清如許
冷眼相窺鬢有霜陽
照眼冰華一片明當窗疏影正敬橫逋仙去後無知己
祇有青山不世情庚
草衰木落歎彫零獨挺仙姿倚石屏隔歲故人重見面
渡江春共柳青青青
一簾霜月共清澄幾樹先春到灞陵嚼碎瓊英香透骨
憑伊面目冷如冰蒸
詩人多愛說羅浮南國馨香品共幽幾度相思驚短夢

橫窗疏影正當樓尤
何不高生泰岱岑免勞詞客說知心瓊姬久斷塵緣念
翠羽啾啾對夕陰侵
忽聞春信到江南空谷香生已半酣祇恐芳名畱不住
雲山深邃有人探覃
窮厓生意正幽潛隱隱瓊姿吐玉尖且喜素娥能耐冷
冰霜慣見亦無嫌鹽
東風一夜啟瑤函開到羅浮第幾巖轉眼枝頭看結子
誰從味外辨酸鹹咸
香比眾芳清春先羣卉動雖不是花王也應號花總董

映雪花氣清鬪雪花力勇同居草木中先受東皇寵腫
 芳姿藏野岸疏影橫孤港幾陣東風來劈頭喝一棒講
 獨醒復獨清非隱亦非仕應知梅聖人高出蓮君子紙
 骨重而神寒品清而貌偉雖占百花魁翻居百花尾尾
 格調近皇初伯仲見伊呂天下第一流孤芳誰與語語
 喜共松筠交羞隨桃李伍東風雖見憐不受狎與侮慶
 花中有連枝伯仲同一體除卻梅無兄餘盡呼作弟齊
 瘦骨傲冰霜繁枝盡脫解本來耐歲寒不用著驚駭蟹
 但有梅花處應稱香雪海一任花開落自饒清芬在賄
 慣為春傳信能先花作引祇此寒威中也虧伊獨忍軫

發洩見才華韜藏知底蘊超然而遠俗山谷一高隱吻
 品格最清高風神常澹遠斜出三兩枝都堪入畫本阮
 臘底無羣花獨梅霜萼滿人間花氣清但說春風暖旱
 山林枯槁性不入時人眼吐萼趁東風梅花猶色赧潛
 開到春和日寒花已大展把酒賦新詩清興極不淺銑
 山風吹木末嶺雪出林表索笑到更殘清冷不覺曉篠
 賦性愛山居煙霞曾素飽孤芳祇自知不用蜂蝶攪巧
 人愛說園林我愛說山島園林多翦折怎似山中好皓
 美人何骨立久不食煙火俗眼愛癡肥清標無一可荷
 栗栗歲寒中芳心聊一寫瓊姿開徧後無復尋香者馬

繞屋種梅花孤芳誰與賞願結素心人吟情發妙想養
官閣多清興時造幽絕境月中尋冷豔誤踏梅花影梗
我欲與梅交常恐梅未肯洗滌塵土面好伴孤山頂迴
梅不自稱先花盡甘居後梅亦無如何勉向雪中守有
雪裏花爭放香風時到枕我欲和雪片共作梅花飲寢
花多愛處濃梅獨甘居淡本欲讓羣花花花都不敢感
臘底尙無花雪中偏有豔丰姿自綽約不用燕脂染玳
疏疏兩三枝月下依雕檻任他渾寂寞風味殊不減賺
月影半橫窗寒花時一弄人地兩清幽一枕來香夢送
何時結茅庵盡把梅花種花下日清吟杯盤多不用宋

品格最清高甘心居陋巷與雪對爭芳寒香未肯降絳
日來詠梅花微領其中意欲爲解人言翻覺無一字寘
任移金谷園終帶山林氣落落此清標逾看逾有味未
梅固具仙姿恬退如處女試看嶺頭春多在雲深處御
素守冰霜操深得閒中趣彼自占春前一任羣芳妬遇
平素無顏色雪中應得計誰知甘淡泊不仗東風勢霽
身住白雲中香飄白雲外任他風雪寒自樂乾坤泰泰
嶺上一枝春攀折渾不怪可憐冰霜姿浪向街頭賣卦
若論歲寒交疏篁本一輩不道引清風也搖花影碎隊
梅在卦爻中爲復亦爲震陽氣初回谷傳徧春風信震

託根山谷中寂處無人問自解吐孤芳林閒增秀韻
問
確乎不可拔遜世而无悶先出體乎乾退處合乎良
願
瓶內供新梅花開餘一半大美不可盡畱取後來看
翰
生來幽谷裏冰雪久經慣閒中細領略分得香一瓣
諫
濛濛煙雨夕懷人多繾眷幾度風頭立尋香渾不見
霰
百卉競春光嫣然共一笑能解香外香自得妙中妙
嘯
香是縹緲香貌是安敦貌知仁皆合體山水應同樂
效
雪裏放瓊花幽深境獨造並非梅趁春春是梅花報
號
惟富最堪憂惟貧實可賀清如林處士但教花滿座
箇
梅是山中老如何肯浪嫁我來欲辭婚一任林逋詫
馮

骨立當歲晚氣足而神旺祇爲洩春光至與柳同謗
漾
中庭懸皓魄素萼含貞性冷豔透窗紗一簾冰雪映
敬
籬落出橫枝冰多力不勝東風幸見憐爲掃雪三徑
徑
如何枯槁枝偏饒十分秀鎮日費苦吟人亦如此瘦
宥
黃昏疏影動滿地餘清蔭皎皎貯冰壺一輪明月浸
浸
花多爭向榮梅自甘處暗苦無花更先先梅梅不憾
勤
賞花須酌酒策杖到村店梅來索我詩我又負梅欠
豔
梅在雪中開花光常泛泛我自守歲寒不爲東風賺
陷
何日遂素懷買山作歸宿繞屋種梅花署曰梅花屋
屋
我欲作梅詩恐梅笑我俗掩卷費沈吟擬向夢中續
沃

疏影橫窗桁蟾光上屋角幽香何淡遠一枕夢初覺覺
閒坐品羣花花中分甲乙百卉不敢先讓梅居第一質
陵谷生雪霜到來無一物玉貌何翩翩清香自鬱鬱物
宜雨又宜煙宜霜又宜月合此四者全挺然撐瘦骨月
四野山光淡梅林煙一抹自帶雪中香寒威盡擺脫曷
漠漠寒宵靜蕭疏氣挺拔誰憐深谷裏香雪冷孤刹點
到來有梅處便覺境幽絕望去滿林霜盡是花光結屑
冰隴橫枯幹花開滿籬落清香縈冷夢自有此中樂藥
寒夜適孤興雪痕侵履迹折來瓊玉枝畱作座上客陌
月影上東牆花光亂粉壁非不畏冰霜冰霜久經歷錫

雪中吐寒萼頗見支撐力我自不濃妝無勞脂粉色職

自具山林性枯枝猶峭立風來香氣清月照花光溼緝

草木知春意寒梅破歲臘到來風月清望去雪霜雜合

開向雪霜天有花未有葉渠自噴清香不引穿花蝶葉

香自無雙品名先第一甲有花還有子待試作羹法洽

右一百六首見先生手書梅花全韻詩冊冊藏
余家與塘樓朱氏所藏之稿本字句間有不同

蘭谿城下宿汪啟淑寓館

三年相見歎更生愁絕羈孤遠戍情爲汝江城畱一宿
荒池跳雨月微明

贛州傷王總戎濤卽題其浩氣集後

章江東望颺檣鳥太息元戎此寄帑見說粟姚工蹋鞠
豈知征虜善投壺蠻荒笳鼓開詩壘瘴海風雲入陣圖
萬里一棺歸未得尙容徐孺奠生芻

龍祠避暑四首 全集錄三

龍湫百步漾漣漪正是炎風扇午時寫出清涼好光景
水亭高下竹參差

同張明府 甄陶 游海幢寺四首 全集錄三

試豎風旛義遲回到日斜涼陰宜借榻獨客已忘家磨
衲非無願畱詩恐被譁山廚珍重意破費幾團茶

題黎美周蓮鬚閣集後二首

天上宮詞意蘖存青衫五度踏修門春官一第嗟難得

黃牡丹翻作狀元 美周天上宮詞云奏定人間
新貴榜案前偷覩得頭名

一管霜毫五石弓毀家紓難颯英風虔州碧血堅難化
遺恨猶應作鬼雄

欖溪麥氏以昌華苑懷古題開社得詩千首而順

德潘守戎 憲勳 獨冠一軍其潤筆則東坡全集而

以銀盃線紗薦茗帚筆副之亦數十年來一盛事

也守戎招同人集鏡巖山房賦詩以紀予亦有作

三首 全集錄二

嶺南詩社劇紛麻蜚唱蠻謳盡作家只有鏡巖風格好

道古堂集外詩
筆鋒埽處卽生花

王欽州

士瀚

許遊城西諸寺久不果諾詩以促之
王郎一別幾春冬許我閒坊共放慵諒以同官敦夙好
更因孤客壯遊蹤花明不見開清醕歲晚仍教負短筇
閱寫小詩當索笑幾時真聽寺樓鐘

查十一上舍

錫純

以西坑舊石見餉用山谷李少

監惠硯韻奉酬

驚風彫葉催窮秋飲徒索醉不肯休三峰窈窕出樹杪
探策直造林堂幽水窗開豁岫幌啟瘦几瞥見青花浮
犀紋宛宛吐香嫵頤凹澥澥環立正紫雲割斷無處籜

吹墮雁翅城西頭麝煤醉磨黑蛟舞清淚夜滴銀蟾愁
湘簾不捲洩峽雨蒼潤欲挾江光流多君鄭重肯割愛
脫手揮贈非予求研經紛綸縱遐覽琢句苦硬勞冥搜
文房石友堪伴老蚶蛤筆弱語子煩包羞

丁處士書來得悉近狀卽用爲寄

病久疑君死書來百病無雙瞳新刮膜兩耳更垂珠陟
嶺先猿到餐霞並鶴癯嗟予蒲柳質凝望意先輸

羅田羣賊有不軌之謀馮大令

孫龍

不能先事解

散竟死 國法前憫愚氓之無知後以悲大令也

二首

可笑么磨細昏迷敢不恭徒思鬪蝸角竟欲旋蟻封熏
穴謀真壯搜林勢未終時平官稅足何不學耕農

楚風原剽悍

王化自清夷虓鬪終何益愚蒙竟不知猿唬荒縣溼鬼
哭旅魂飢追念平生意中宵淚暗垂

哀蜀二友二首

柴市同歸日難招萬里魂岷峨半天秀烟霧九秋昏左
計人誰惜遺文世或存

聖朝無屈法秋肅即春温

廿載簪裾接紛吾獨見欽秋窗驚綺製蓬閣繼清吟芳

訊河中斷霜毛劍外侵不堪生死隔枯坐對愁露

書樓寫望

著意添衣緩裹頭支持冰骨住炎州靈風墮處長牽夢
好雨飛來不浣愁翠管銀罌交寂寂青天碧海兩悠悠
寒林戰葉驚吹盡一桁斜陽獨倚樓

得閩中諸故人書卻寄二首

全集錄一

高館禁寒細雨中七閩書到見深衷重關雁稅徵長缺

窮海妖氛洗一空

謂新將軍柱

說士監司工齒論

吳觀察謙誌力爲舍

弟榆揚

飛書記室愈頭風

謂王上舍炯

豈知瘴嶺離家客側目

天衢愧冥鴻

用前韻寄呈翁徵君

照方秀才

德發全集所錄
雨中看山韻也

川涂限脩阻人事困悒快侵晨啟南窗
曉閉岫峴所思江淮間經歲闕音響太息雲霄姿
老大尙草莽方兄卧江城傑閣送西爽語羞蜎
竅鳴疥甚馬背癢室有咏絮才冰壑供幽賞緘書致拳拳接月意先往

再用前韻懷抱經亭寄城南諸老

城南一角亭別去長怏怏涼風攪竹林冷月浸書幌
近寺送佛烟隔嶺答樵響巖雪見坳凸山雲畫草莽
秋潮時殷牀毛髮肅森爽呼鐙續苦吟有似抑疴癢
已釋域中戀兼獲塵外賞曩迹歸可尋所惜年運往

歌筵有感亡姬成六斷句全集錄四

竊藥仙蹤說不休霓裳肯寫別來愁蟾宮想是逋逃藪
不遣姮娥伴白頭

虛館沈沈欲語誰夢中惟有小憐知自從婀娜探懷去
逢著歡場涕便垂

漫興四首全集錄三

病欺衰老侵尋至愁戀羈孤次第生服食無書問鍾乳
還丹有客餉黃精鐙來黠鼠穿梁下飯罷飢鳥上案行
道是愛閒閒不慣依然吟到月華明

梅花

冷淡還思濁酒傾梅花消息倍關情羅浮有夢香仍遠

嶺嶠無冰骨更清茆店半開春盎盎莎橋斜卧月明明

飄殘不肯污塵土卷入東風點翠旌

冬日雜詠十首 全集錄八

清娛愛對短長檠廡下賃春有二生華月一輪吹不墮

三更畱照讀書聲 謂從化李生德敬鄧生文表

記是梅花樹下僧一餅一盃一孤藤東藍西寺都尋徧

只少清宵借佛鐙

送顧 大本陳正學 之蒼梧

二客蒼梧去蒼梧望九疑連天脩竹暗下瀨一帆遲晏

歲資生亟荒塗貫酒宜只愁吾寂莫先問到家期 約半年之

苦屋

西風一夕捲茅檐臘後呼工次第苦壓檻枝狂憑鳥占

上階痕綠任苔添齋如野艇編黃篋樓近山城軸畫簾

棊几繩牀粗位置清寒誰似老夫兼

十二月二十九日雨中同潘 憲勳 吳 元治 作三首

全集錄二

淨洗蠻江瘴酸風稱蟄棲鄉愁隨雨斷清溜到階齊茶
竈頻移近蘆簾特放低蕭閒好時節只是意淒迷

癸酉元旦是日立春

客裏年時草草過寒衾漸覺轉陽和朔頒寰海春光整
晴借衡廬喜氣多太簇始逢吹玉琯師干欣覩洗金戈
昇平一老言辭拙寫出衢歌當凱歌

送潘憲勳還鳳城

三載休官任窮愁與更新喚船尋老伴倚杖鬪吟身丁
字荒江水辛盤隔歲人到家應失笑已換鏡巖春

連日同人小飲止山堂梅花下簡盛上舍世揚二
首

短巷晴莎輒嘉招步履頻梅畱殘歲萼酒泥蚤春人素

壁迴鐙豔枯碁算劫新耳邊鄉語熟客裏倍情親

好客應須酒看花可少詩清吟君最擅爛醉我何辭冷
蕊時窺座飛禽忽踏枝眼前生意足不用慰衰遲

元夕訪李上舍瑄朗一簣山房

歡攜鷗侶踏溪塍來叩山扃藥犬鷹小徑碧滋春草色
秀峰晴展翠眉棱清光透影池邊月密葉障風樹裏鐙
消受蕭閒好良夜酒酣餘興尙飛騰

十六夜復集山房

春風接席又開尊碧樹銀燈一例繁阿娜晴花知戀舊
間關語鳥解畱髡姮娥斂豔遲遲出仙館追歡細細論

未析宿醒今又醉展茵吾欲卧雲根

雨中何監州耿陳兩上舍見過二首

昨日春寒劇僧寮共覆碁今朝孤館坐春雨又飄絲短
展連翩至清才次第施羈愁無處遣只有此相宜
三子東南秀天涯豈易多殷勤理情話辛苦學陰何小
筆春添秀衰顏晚更酡東風肯相借期爾日來過

答王日永

蕭晨蕭寺集清才親見王郎整屐來淺學春風圍麗席
輕裘斜日上香臺青雲乍喜今纔附紅豆頻煩後更栽
漫道汝南高月旦敢將黃憲比顏回

集素舫齋詠春陰

如船矮屋入新年雨後偏慳曉日鮮芳草客尋行藥地
輕陰人住養花天檀欒翠竹清收影澹池荒池冷幕烟
山鳥錯疑巖谷暝飛來長繞石牀偏

送程學使之惠州

淡日題襟浣別愁朝來水驛悵分頭羨君滿載坡翁客
春雨開帆入惠州

題顧大本新居四首

全家安穩住珠江巷轉黃泥靜吠龙爲聽雨聲開茵閣
愛畱山色拓雲窗蠻花壓檻能千日海燕穿簾定一雙

笑我寄人籬下住對君才調氣先降
赤壁千秋寄美蹤雪堂嘉號不妨重謝莊賦裏應增入
坡老歸途定過從清白家風標玉署冰霜心跡託遙峰
歲寒松竹真相稱請誦斯千樂再終
蘭楣更捲一重簾窈窕房櫳次第添背郭晴嵐開畫障
隔林濃綠壓雕檐嬌兒據案花侵牖小婦登樓鏡啟奩
料理筆牀茶竈了也應吟避曉風尖
開爐日日鬪閒身臘尾銷除又一旬細草輒扶穿徑屐
光風先奉倚樓人三條樺燭商量夜幾朵疏梅漏洩春
卽此幽居堪逸老底須頻憶鏡湖蓴

社日徐公子

士翔

載酒過六榕寺

荏苒春深社日逢喜君載酒爲治聾佳晨易過心先惜
寶地頻來興轉濃衣桁翠凝松際露吟筇清應寺門鐘
諸天粧點琉璃界更遣繁花壓一重

雪堂梨花

長恐輕寒瘁玉肌李前梅後有深思溶溶夜倩蛾眉照
淡淡香容蝶翅窺天女散餘嫌粉白雪堂開處悵春遲
詞人老去愁無那禪榻時來鬪鬢絲

過文明門見木縣花再賦二絕

晴壓鬢堂幾樹紅絕無絲葉有春風儂家木筆分明似

添畫胭脂便不同

只和柳絮撲雕闌不共蘆花漲碧灘可惜向春零落盡
西風依舊客衣單

鹿池山莊圖三首 全集錄二

溪深不沒狗樹大可蔽牛有時棹瓜皮吹笛煙波秋

慰魏三孝廉 大文病足

履跡經旬斷酒徒閉關只學半跣跌冷思白社藤牀坐
嬌泥紅閨玉腕扶行藥未能拋短策踏青頻詫負春蕪
層霄一夕雷車疾看子飛騰萬里途

端州觀碁六絕句示全山長

昨日屏風嶺上行水田遙看似碁枰與卿共買雙頭耜
春雨荒原約耦耕

巖嶠峰腰有嘯臺天風吹洗少塵埃筍皮冠掛松梢上
曾與仙人對局來

端坑蕉葉剖來新正好從容賭玉塵身在橘中甜味美
更煩二叟削青麟

百年世事劇無聊蟻鬪蝸爭浩劫銷殘子算來零落盡
轉思荒服作行朝

縱橫方罫幅員長可笑么麼也跳梁只用斜飛侵一角
眼看妖孽埽天狼

誨奕深憐此老癡少年跋扈擅雄姿謂梁生新寰中萬事青
藍謝不獨枯碁有俗師

留別端江諸子

懸崖撰杖意非輕推挽衰翁上嶺行睇眄欲窮千里目
登臨真有百年情盃中海水遙遙瀉足下青雲漸漸生
看取貢書來蚤晚吹笙爲子補由庚

長青庵

石頭庵畔路送別踏青時照水崇禧塔畱人幼婦碑江
天自清閨禪窟幾遷移珍重山僧意談詩一解頤

雨宿羚羊峽

江天紛暮色風雨自遙岑獨客羚羊峽維舟古寺陰齋
鐘入遙夜戍火失青林咫尺沙洲路輕筇悵失尋

江行卽事

高峽回頭別澄江又幾灣掛帆長利水酹酒九坑山煙
際舟人語天邊倦鳥還鮮鱗剛出網晚飯正相關

葉上舍

希元

送余至仙城畱二日卽還端州悵然

懷之

侵曉扁舟發先期彼美要村深逢浣女月上駕靈潮細
雨行勝溼殘春別緒遙江風不畱客欲遣酒旗招

寄張司馬

汝霖

宣城十首卽次其晚秋病起述懷

元韻 全集錄八

海邊喜遇歲朝春香剖黃柑脆嚼菌眼看殺機湖海徧
也應畱箇葛天民
海雨江風下筆該新詩字字泣瓊瑰莫教流入蠻鄉去
布紙書完四百枚

次耿三上舍雨過海幢寺韻

海上誰能駕石梁操舟時怪去途長笑談喜有彌天釋
還往愁無縮地方黃糲揀沙蒸飯軟雜花吹雨漉衣香
年來自信噴癡絕蠲忿何勞夜合棠

禱藥

卧聽嘈嘈屢撞胸知因禱藥挽衰容倚天仙杵研香細
應節秋砧答響重月窟兔分雲裏碓荻洲童急水邊春
似聞一路幽禽喚身到羅浮四百峰

三月二十六日文武大吏蒞磔兇渠於拱北樓下
是夜雷電交作澍雨立應喜呈蘇大中丞

謹聞拜

闕戮長鯨鐵騎俄周雁翅城拔地震雷宜勅法登樓談
笑亦祥刑歡迎玉女看噓電倒注銀河爲洗兵天賜不
才安飽食快磨盾鼻頌昇平

遊長壽庵阻雨不果集素舫齋

寤寐招提遊未到枝已憺聯吟欣相招出郭矢遂往誰
歟鞭癡龍飛雨急菰蔣初時咒鉢生俄頃徧寶網寒雲
望香城咫尺阻河廣衝風棹迴船仍就茅屋賞溶溶溜
簷深簌簌穿樹響續續共酒斟悠悠互相餉吹香散餘
花送潤上青幌捶琴抒古情棲毫滌凡想了悟金石齋
自具烟雲養相期穩青鞋冷謝僧接杖

寄題西樵山逍遙臺

夙聞白雲洞哈呀接青靄雲歸洞門陰天風裊蘿帶突
兀逍遙臺獨立崖丁外脩阪欹松篁斜川冒蕭蘊翠鳥
時一來梳翎出潛蒼薈頗疑漆園吏妙質此泠汰荒唐衍

齊諧扶搖軼煙盞欲往慳仙緣凌緬寄深嘅

胡孝廉

國林

招遊長壽庵

竹輿凌曉度重闌來與香林認世親經閣眺窮飛鳥外
石橋行踐碧苔春觀碁試算恆河劫施食先邀百衲人

謂寺僧
戒度

斑筍迸泥荷出水一由延地破愁新

過離六堂傷石濂大師

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訂蹲簷怪鳥穿花當
穴壑脩蛇出水筒瘴海餘生驚噩夢荒塗殘劫換西風
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削此翁

省府縣志皆
不言師建寺

送徐公子

士翔

歸黔南鄉試兼簡其尊人明府

孜

於長寧

莽莽牂牁水合流扶搖風健片帆收雄才已奪千夫氣
歸路仍爲萬里遊官舍晨昏違子舍柳州風景接黔州
秋深看爾飛騰速一笑鄉書慰白頭

報資寺去城西一里而近方塘數畝石牀無塵榕
陰蔽之上不見日禪窟中第一清涼地也五日偕
客出遊徙倚其下日夕忘返以詩紀之

曲巷紆威費筍鞋一扉啓處水松排石牀風定或畱葉
菌閣潮生長到階綻衲老僧呼短杖炊茶童子拾枯柴
多生結習知難忘寶所歡來眼便揩

題錫公子

舒承額

畫冊四首

藥徑接塘坳莎橋枕溪口因風帚漣漪愛此水楊柳琴
含太古春寤寐見魯叟期君臨流張潛魚或延首

涼館遵谿路谿流曲而互瓊瓏奏虛籟脩竹莽無數蔭
密先借秋響積誤聞雨政須四公碁算劫不嫌屢

秋雨無炎情秋士絕凡想矯首睇青旻抗懷謝俗獎勁
筆翦溪光清吟動巖幌不須種紙成桐葉大於掌

苦吟愛硬語妙畫尙瘦格肯與二者較只有梅不作疏
花月頻窺橫枝雪微著折遺翠裊人吹香度簾幕

題獨漉先生遺像五首

南村晉處士汝社宋遺民湖海歸來客乾坤定後身竹
 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匡門去霜風政撲人
 秋井苔花漬荒廬蜚氣蒸飛潛兩難問憂患況相仍挂
 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淒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
 巢覆仍完卵皇天本至公蓼莪篇久廢薇蕨採應空劫
 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而翁
 嶺海論風雅平生一瓣香曉音動巖壑幽意到羲皇掩
 卷驚波定停盃落日黃清高仰遺像肅拜涕霑裳
 袁粲能無傳嵇康亦有兒古人誰汝匹信史豈吾欺寂
 莫今看畫蒼涼祇益詩懷賢兼論世淒絕卷還時

送胡給諫

定

還

朝二首

全集錄一

謁

帝承明近毋忘大小東貢船開獨蚤硯石采愁空米價
 增三倍鹽場備五窮掖門丹筆在一一繪民風

題羅秀才

天俊

詩後三首兼簡賢兄孝廉

天尺

江東詩客豔三羅持較君家恐未過看徹比紅兒百首
 阿虬才調本無多

門初知從瘦暈來

瘦暈山房
孝廉所居

秋窗珍重一編開眼前不

少麒麟植席帽青衫愛汝才

海幢禪悅偶留題遠累勞勞屬和齊拈出鐘聲流水際

對君不覺葛巾低

海幢丈室坐雨

披襟半日坐清光
梧雨翻風葉葉涼
忍草著花承屐翠
篆煙留潤出簾香
同登海國三摩地
要借山僧四大牀
咒得毒龍歸鉢臥
墨雲依舊壓檐長

對月和陸秀才

謙

明月殷勤肯照人
疏窗幽樹似深春
鉤簾坐愛吹孤管
滅燭爭看湧爛銀
浩浩風從天末至
團團光向海門新
酒闌知爾清無寐
倚檻應憐萬里身

爲李

瑄朗

題像四首

屈首蟲魚瑣細箋
懶非禪誦拙非仙
只因不與時宜合
錯被人呼作李顛

瘦骨撐衣傲夕陽
看君行樂與君商
一條拄杖無人管
著個樵青也不妨

百年多病臥江城
不役心兵役酒兵
便乞陳村三百斛
與君談藝到天明

家猷國憲一編儲
六代才華百琲珠
他日招眞開別館
頭銜仍是列仙儒

耿上舍招集報資庵道暑

追涼特地訪三門
道是村居僻過村
松頂鶴巢時墮羽

石牀佛指尚留痕倦便野岸披襟坐靜愛閒僧啜茗論
行到水窮幽徑出春浮樹下別開軒

魚關別周公子

承厚

魚關一相送談藝竟忘疲山月今朝黑江湖累日移閒
坊仍頌酒高閣且圍碁獻歲當重過梅花莫恨遲

九日泛觴蒲澗

天井疑同谷鳥窺果然絕磻境幽奇穿崖泉向蒲根語
過嶺雲從樹杪移九日浮盃仍世尙孤坪濯足豈吾期
帔畦歸路荒陂晚一段秋懷待寄誰

舟次石門阻風

風勢今朝緊收帆在石門短裘江上路孤櫂客中尊斜
日荒荒白遙波莽莽渾靈峰看不見莫色政須論

抄高臺

白雲滿高臺拔地已千尺一杯薦溪毛重是過嶺客

送保昌高四明府

坤

奉母之任

控嶺觀形勢浮江接笑談放衙吟莫色開閣對晴嵐驛
使先梅到官程逐雁南不須勤望遠鼎食白頭甘

答吳

城見懷

歲序頻移籥寒威漸逼人山禽如我瘦江月到門新客
久長疑夢愁多不當春家鄉足朋舊感爾寄書頻

濂泉

誰移泉脈灑廉纖倒掛懸珠百尺簾吹急政愁風隔斷
飄殘恰好雨相兼流歸碧澗滋蒲葉飛向青天溼桂蟾
竟欲寫成行卷看畫工翻恨筆頭尖

月溪寺

山僧愛月穩山棲乞食歸來月滿溪斜夜水涵千影動
半輪光照數峰低縞裳靜掠寥天鶴紺雨春迷報曉雞
借與佛樓剛一角推窗政好住池西

六榕寺馮孝廉

公侯

祖席二首

送客南朝寺江風埽塔雲坐邀祇樹蔭衣借定香熏野

衲參詩律孤羈惜雁羣卅年行役意與子更相聞

古壁開殘照疏花點筆餘飛騰看爾遠寂莫嘆吾居冰
合渾河道風清冀北書春明雖得氣還恐念門閭

寄鍾明府

作肅

四會

七月登艫別崢嶸又歲除官衙頻改換賓從自應徐

謂李

四光昭潘三涪綠酒三升足黃柑二寸餘

四會出柑甚美

江天有衰老

何以慰離居

懷汪啟淑

蘭谿

放纜津頭路別君江上峰詩來見瘦格書寄慰愁容小
病關心屢殘春屈指逢三間高閣穩未覺著書慵

謝錫大將軍惠黃精

返黑思黃獨羅浮產最良
斲來鴉觜膩馱送馬蹏香靈
液蒸丹竈山苗曬石梁
羅浮有葛洪丹竈二山相接處有石如梁曰鐵橋
聽漸熟知是野仙薑
方言

寄懷倉觀察德兄弟端州

嶺海茫茫賸一身感君兄弟倍情親
平安碁局呼燈慣乍換歌頭點拍頻
莫雨烏篷開遠水西風黃葉感蕭晨
清詩寄與應惆悵知我難忘兩妙人

粵秀山晚眺

吟鞋忽踏翠千重突兀高松刺眼逢
野氣跨江開夕照

媪神鞭地起奇峰倒盤窄徑蟻封細
同上三門馬力慵極目政愁傷旅思
殘僧又打隔雲鐘

梅花獨立圖為僧如玉作

梅花如高僧傲骨截寒鐵春風桃李伍
並豔意不屑高僧如梅花冷澹見孤節
荒荒萬山空獨立意頗拙借彼四禪風
吹出千片雪眼明瘦帶飄耳飽清磬噓
隨身一枯藤赤腳踏冰裂

陳秀才世堂遊羅浮歸以蝴蝶繭丹竈丸竹葉符

見詒報以二律

幽禽喚客入林齊方物勞君次第齋
柏葉密封三寸繭

露華新擣一九泥漏爛豫想仙裙豔下上愁尋藥竈迷
何日醉騎蝴蝶背招真同過石樓西

深山蛇虎久潛逋爲有蕭梢竹葉符冷共女青森鬼律
巧憑蟲篆繪靈圖道藏以符錄爲靈圖吹來石洞雲填廓疊向巾
箱墨印膜夢想劉仙壇畔坐翻翻細認不模糊

歲暮雜題十首全集錄八

順德伍秀才安行詩卷

斷壑蕭寺播儒風誰解燒豬奉乃公千尺修廊恣塗寫
祇應先辦碧紗籠

王少參墨迹示李大作

筆迹每從書卷得無書終是縮秋蛇紛紛匠氣塵中滿
誰辨書門是作家

送王秀才度歸里省親

客歲同爲客歸期讓爾先重衾溫峽夢孤棹破蠻煙過
嶺鄉心活循陔樂事偏江城高臥穩已辦草堂錢

濠畔放舟徧歷城西諸蘭若

河濬初進艇發興自今新遠岸徐青柳飛禽故傍人城
迴頻問寺風定始知春徑與山僧約清遊判此旬

羅孝廉兄弟自石湖拏舟過訪

獻歲操舟易風帆屈摺行石湖春信早相送到仙城入

坐山衣瘦論詩遠夢清殷勤攜令弟不是逐時名

石湖九題為羅孝廉作

石湖行藥

運思能困人為文亦傷命一笑石湖春猶然諧競病

九曜問奇

惠公人天師於學靡不識不知執經人所問果何字

昭陽磨鏡

故人已化鶴峽月悵孤映蒼茫下江船生理亦磨鏡

玉山披卷

精廬出山半玉女洗頭處寒侵小有天吟破青崖雨

大孤卧雪

荒江同一雲去鳥任明滅七尺孤篷中臥看大孤雪

禺山論詩

十子盛誇閩五子盛誇粵不有張為圖主客果誰核

梅嶺鴻音

川江窈而深粵嶠修且廣迢遞一行書飛鴻自來往

雞皮奉萱

十月桐復華三年艾方獲護背烹伏雌不餉以嘉客
母病危急十月中軒前梧桐開花二叢旋愈

丹泉試茗

兔琰二十湯細啜如登仙朝朝牽玉虎家自有丹泉

喜李曲沃卓撰至自香山集素舫齋耿三度曲小

童吹笛和之

蹙然有客歎重局選日相攜到草亭詩骨瘦含鷹竇潤
壽眉濃帶太行青滿拚高論狂驚座誰送清歌妙入聽
湖海心期幾人在青絲珍重挈雙餅

蘭湖奉訪前輩辛翰檢昌五不值

散策過蘭若懷人成勝遊閒僧知問訊吾友失淹畱樹
影亂行跡湖光吹莫愁只應憑短句題作小靈洲

李曲沃招遊報資庵

僧廬無炎情清絕破塵杻涼風一相招靈境落吾手
渙青瑤流森似炭谷湫荒寒蛟脫鬚倏閃魚麗留一榕
大蔽牛臙腫類我醜窺池出半身獨立待客久選石苔
生衣亟縛埽花帚喧禽故趁人飛上水楊柳

簡葉開平重秀

夫君四歲領花封清似峨眉雪後峰教衍一覺徵禮讓
政通八蜡及坊庸遠馳珍藥扶衰叟曾以雅連見餽徧歷春疇
饁老農仕路糾紛苦無援空煩惇史記芳蹤

馮公侯歸自京師集魏家池上作

吟袖判離動隔年時時凝想棹航船風迴綠水人初到

花發西堂句較妍清夢定隨梅嶺月生衣未浣鳳城煙
自嗟流滯長為客翻羨歸鄉勝得仙

題潘

祖棟

愚亭遺稿後三首

蘭芽誰分菱輕塵一種清詩十九春待到明年作文賦
定應驚倒選樓人

茂苑牽衣子職該援毫終日坐春臺九原一事差堪慰

獻賦親瞻

日角來

愛河情嶽兩糾紛誰解彭殤一例云墓草紅心江月白
西風愁問顧參軍

同吳

亭潘

憲勳

羅元煥

飲游魚洲黎家茅亭

洲上茅亭古煙巒入望勞浣娃秋弄影搖漾碧天高江
勢晴逾出遊棕晚更豪拏音忽相喚宛轉度城壕

過陳生

敬修

城西精舍

苔巷開殘照江關帶晚秋披襟松樹古留客草堂幽野
色分檐影鄰鐘接磻流窺園聊復爾吾亦媿何休

為李少尹

定業

題棊亡圖二首

哀弦中斷鏡鸞分綠綺難求指上聞花乳一拳留鳥篆
孺人為少尹篆靜中天趣一印雲藍三寫認蠶紋空令入室瞻遺挂何
處營齋施去錦翫秋鬢潘郎對灘水畫簾微雨正思君

清音瑟瑟繞林於張女彈來定不如新月眉彎添晚黛

秋風鬢影閉寒廬縱橫畫篋千絲繡摺疊空箱幾卷書

孺人著有琴畧女範等書今日披圖花滿縣夜臺應博笑顏舒

用東坡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韻題楊制府

瑠羅浮詩後并寄靈峰僧願子

楊侯才大世莫京適興偶以詩一鳴蠶紋細字寫一卷

孤月映看雙眼明羅浮有願決策往萬松烏下濤瀾生

梅村晴遣仙雀探藥院夜叱青羊耕薛深丹竈訪葛令

經守素女哈商彭石樓欲上雲忽橫兩腋栩栩綠骨輕

枯藤一枝君健倚好峰四百誰聯吟阿師餘事擅弘秀

卓錫有福窺金庭飢來松黃可充飯倦恃虎子能馱經

鄭思遠事見羅浮志芟除菅蒯縱遊屐磨洗崖壁饒新銘妙從山

水得仁智肯以止壑售公卿置身鵝頂七萬尺初日恰

與眉棱平

兩府招同錫大將軍曹馬兩都統李權使公餞衙

齋喜劉侍講星煒以視學適至

絳樹歌清舞袖環肆筵敬餞野人還緇衣喜永千秋好

幕府叨陪一日閒人在烏臺知夜曙坐鄰虎旅怯顏孱

豈圖六戟雙旂外又對中朝玉筍班

定公房看菊圓德上人為鼓石上流泉之曲

浩然歸思客秋牽又爲黃花住一年落木高城山色迴
夕陽蕭寺祖筵偏酒參別緒難謀醉句帶寒香不離禪
恰好阿師剛出定七條絃上瀉流泉

立冬夜顧

正謙

陸

謙

過別

石友天涯合清宵肯見過寒情在衣袂風色入庭阿年
往徒傷別更深不廢哦寂寥相對語奈此一鐙何

雨中同人集海珠寺見送用高達夫共言嘯鳥堪
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平字爲韻余得堪字

飛箋先約佛同龕忽地高天變蔚藍客意濃于初醉酒
歸心嬾過欲眠蠶連江雨暗君能共竟夜談深我尙堪

桑下易生三宿戀瀕行莫笑老夫貪

挂榜山

兀立寒江絕壁孤神鏤天剝剩蒼膚誰申千佛名經拜
待展真靈位業圖蝌篆定嫌魚紙膩梵佉空憶竹錘麤
玉繩也有文章責插向南離意豈誣

江行雜詩二十首

全集錄十六

舟中人事減幽興總蹉跎唱曉先雞喔占風候鷓過礪
爭橫渡急山戀夕陽多不奈披裘客銜盃對女蘿
妙景增淒咽緣溪石壁齊漂花添碧漲浴鷺少青泥帆
影看來倒山形落處低人煙修竹外亭午一雞嘑

佳卽耽奇石行常畏澀灘月高荒徑溼戍遠暮江寒山
鬼披蘿嘯漁翁露網看前岡連野燒想爲報平安
極望轉蒼茫行歌野路長嵐深遲見日樹紫夜知霜草
沒歸樵徑雲封落雁岡可堪年運往辛苦脫蠻鄉

入保昌境簡四明府

之字帆穿碧漲消梅關北去望非遙平岡下出臨溪路
側岸橫添度礪橋幾望月輪催日落將黃霜葉候風飄
逢迎不見津亭吏輸與高生綬繫腰

贛州弔門人趙工部天衢

十年迴首死生分落日停舟一弔君墓表頭銜方杜甫

篋中手迹憶羊欣淚痕交午雙江水愁緒連天竺嶺雲

不久夜臺吾亦到達觀何用惜離羣右一百四十六首

作全集不載粵刻
嶺南集八卷有之

道古堂集外詩

軼事

高大父魚亭公通籍後服京官兩載以親老乞養侍奉之暇與里中耆彥碩儒砥礪實學提倡風雅杭厲兩先生來往尤密厲之著述皆就商於高大父是以手稿皆存余家其嗣子志黼僅博一衿賚志而終遂無以爲後者世父小米公恐遺編散佚校刊數種杭子有十而天亡居多沒後家鮮遺產朋好弟子醮資雕其道古堂詩文全集道光初年板藏余家振綺堂其時先生之曾孫奉其母居振綺堂對門世父周恤而教育之境遇蹇嗇中年逝世豈杭厲齊名爲造物

所忌故窮其後人耶咸豐辛酉粵寇再陷杭城盤踞三年振綺堂所藏書籍書板寇作鼓鑄之供論語代薪古今有同慨焉考是集之板有二此其一也刊於乾隆乙未迨庚戌許春巖方伯復刊以畀先生之子賓仁少文三十篇多畢秋帆尙書序一篇其板後歸鄭氏同文堂亦燬於粵寇光緒甲申余校刊樊榭山房全集四十卷兩載始成復檢是集殘板得七百餘頁尙缺一半徧假舊本校訂補刊並搜羅集中未載之若干篇爲集外詩文生平軼事諸先輩遺書所載甚夥不及備錄鈔撮數則附列於左亦可見先生之

大概矣光緒十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六月旣望錢唐汪曾唯

雍正甲寅乙卯浙江總督程元章三次省試薦舉博學鴻詞十人嚴遂成厲鶚周玉章杭世駿沈炳謙齊召南張懋建周長發汪沆周琰正試題爲河清海晏頌萬寶告成賦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攷總論賦得冲融和氣洽補試題爲玉燭醴泉頌鵬奮天池賦九法五政論賦得禾比君子續試題爲

景陵瑞芝賦春雪詩兩浙通志序評二十一史先生應正試名列第四程制軍批云言無泛設詞不空綺一論

折衷羣言足徵稽古之力帥文宗批云體絢而不蕪風清而不雜括囊羣籍喬喬皇皇張方伯加批云杼勁挺之詞振噌吰之響其氣象肅括宏深猶見兩京風範頌論詩俱載全集賦列集外文

全謝山先生鮎埼亭集云萬九沙先生喜引掖後進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又云董浦董志局於海昌得絕句共百首請予爲之引董浦之詩之工不待余言海昌故文獻之窟也董浦拜無垢之祠式持正之里搜錄查職方罪維諸篇豈僅騷人之游錄哉

厲樊榭先生記杭可庵先生遺像云古者人子之於親亡也爲之旗以識之爲之重主以依之爲之尸以祭之至漢氏以來迺有畫像雖非古制實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議則畫手不可不工也晉荀勗於鍾會新宅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會兄弟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宜會之不克終也太傅開達理幹一時俊偉幸得勗筆傳寫會應居此宅朝夕奉侍以思克嗣何至一慟之餘閉置勿視隋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求工圖寫構廟定省夫孝肅早傷孤露猶於豪素髯見之況逮事膝下於親之像使

有毫髮不肖揆之孝子之心必有怒然大不安者杭君
堇浦尊甫可菴先生沒十餘年先是有遺像一幀須眉
多似神明不存堇浦每低回追慕不足於中也會同里
黃君西清善貌人堇浦出遺像拜請重摹之摹成請鶚
爲之記猶憶鶚弱冠時從先生游堇浦小于鶚四歲耳
先生眸子朗然美須髯冲虛恬淡不自炫暴鶚於先生
爲後進于堇浦爲密友先生命其少子執經於鶚而堇
浦亦時相過以文辭往復先生性喜讀書手自綴輯至
數百卷嘗指堇浦謂鶚曰吾老矣炳燭之光恐難爲繼
他日此子必能卒吾志今堇浦甫強仕學成而名立鶚

自顧行業無少長進荏苒已二十餘載展先生遺像酒
闌燈炮前語猶栩栩唇吻閒洵非西清之畫之工不至
此承堇浦請不敢以不文辭懼違孝子之心也於是乎

記

王麇徵先生送杭大宗北行序云吾友厲鶚杭世駿博
覽精覈于學無所不貫所爲文詞高旨深若觀濤重溟
莫得畔岸顧自壯盛僅充秋賦志用不達連屈于春卿
世之人合二君之遇觀其所爲功幾疑學廣聞多匪所
以適用蓋古制不講於茲六十年矣自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十七年頓絃舉網特闢大科一時

苞純稟精之彥應運磨至揚輝宣烈照灼夙古迨後良
遇弗再決科發策僅循常選末師後進靡所傾風二君
枕經薛史含英發藻獨知而寡諧供已而殫力故學古
之獲二君獨深疾驅方輪人之疑二君滋甚茲
天子嗣暉隆緒側席幽潛興繼舊典浙省郡邑博學鴻
詞薦者前後合六十人呈試大憲撥什之二三二君以
瑰麗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以十一郡之廣旌簡所及
僅止數人得無少隘然上嚴虛授下顯良具拔尤升萃
乃獲二君四海稱雋等競疇曩見少之意其亦可以不
作矣

先生自撰詞科餘話云予自乙卯除夕辭家以丙辰正
月晦抵都時被徵之士麇集京師故人吳江迨雲龍錢
唐桑調元符曾喜子至皆有次韻詩

袁子才先生隨園詩話云堇浦先生詩以嶺南集爲平
生極盛之作題陳元孝遺像四律悲涼雄壯恐又非樊

榭寶意所能矣

四律列集外詩內題係
題獨漉先生遺像五首

吳退庵先生杭郡詩輯小傳云太史性喜弈而不工所
居在許衙巷嘗與巷口筆工施載華對局終日不倦蓋
施技更劣也

法時帆先生梧門詩話云杭大宗自謂吾經學不如吳

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齊次風侍郎
特愛杭作淹博嘗集蘇詩及大宗詩句爲一卷題曰蘇
杭集句餘姚黃璋論詩絕句云安世胸中三篋書贍詞
捷給決瀾渠當年緒論曾參坐經史詩皆說不如藥師
一誤謫千年差比髯蘇仙佛兼小卷短書齊禮侍蘇杭
集句手題籤
洪穉存先生書杭檢討遺事云先生少舉於鄉乾隆元
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
皆嚴憚之乾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

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直末又言
滿洲人官督撫者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
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
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
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
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
疏懶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
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

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齏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

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譔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闕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畱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

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家近望仙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

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王述庵先生蒲褐山房詩話云堇浦先生書擁百城胸羅四庫入翰林未久卽以言事罷歸沈文愨公送之有句云鄰翁旣雨談牆築新婦初昏議竈炊蓋深惜之也旣歸益肆力於詩古文詞海涵地負日光玉潔實足以

雄長藝林兩浙文人自黃梨洲先生後全謝山庶常及先生而已乾隆丁丑秋予至西泠相見共論古今文章流別謂予曰子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其冲懷樂善迥異世之放言高論者矣先生有十子自第八子賓仁外餘皆下世諸孫亦零落殆盡其道古堂集梁山舟侍講刻之生平著述甚夥今付剞劂者未及其半畢秋帆先生敘道古堂全集云有明一朝著書之富無若楊修撰升菴朱中尉謀璋楊凡九十餘種而朱至百餘種可爲盛矣然其間固多有功於古人而貽誤來學者亦不少則傳與不傳尙未可定我

朝則不然梨洲寧人振實學於前而竹垞西河繼之方康熙己未舉宏詞之科二君實預其選同舉五十人其書之富亦無出二君右者迨今上嗣極之初首開是科而堇浦先生及次風宗伯復首列焉其學之博而精實足以繼朱毛而追黃顧蓋國家景運之隆而百餘年來崇高實學修明經術其效實見於此矣先生入官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犖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朝之故事必傳於後無疑也今先生令子賓仁以先生

詩文集就質于余余既服先生于學之勤又嘉令子之能承先志遂爲記其原始如右

許周生先生撰杭太史別傳云宗彥先君子嘗游邗上盧雅雨先生爲齏使有世舊延居安定書院杭太史堇浦方主講因從問故後來往武林多居太史家宗彥趨庭暇日每聞話太史遺事乾隆辛亥壬子間先君子藩粵東太史子賓仁攜道古堂詩文集至爲刊之因得悉見太史它所撰著距今二十餘年矣太史沒後傳狀表墓之文闕如也比讀道古堂集追憶舊聞次爲太史別傳太史名世駿字大宗又字堇浦家貧力學假書於人

窮晝夜讀之父母禁止輒篝燈帳中默誦與孫銀臺灝
陳太僕兆崙梁編修啓心相國文莊嚴進士在昌翰林
璲昆仲等爲友五日一相聚互爲主客問難以多聞見
者勝太史尤強記同輩推服雍正癸卯舉孝廉受聘爲
福建同考官

高廟初元

召試博學鴻辭列一等第五授翰林院編修校勘
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國子監嘗有
公事羣官皆會方侍郎苞以經學自負諸人多所諮決
侍郎每下已意太史至徵引經史大義蠡發泉湧侍郎

無以對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僕爲遽登車去太
史大笑而罷其盛氣不肯下人如此歸田後主講粵東
粵秀書院刻嶺南集詩風骨迥上最爲當時所稱以比
騰笑慎旃兩集其後主講揚州最久愈負海內重望馳
書幣求文之使日至請益者恒滿坐有先達以經說相
質一覽曰某事見某書某說見某集拾唾何爲乎學子
有欲奉教者太史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
以一史對則又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
國事差能詳耳復詰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
千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太史生康熙三十五年卒乾

隆三十七年生平勤力著述所撰石經攷異榕城詩話
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文選課虛漢書蒙拾
續方言道古堂詩文集已行世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
經史質疑史記考異漢書疏證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
經籍志續經籍考皆具草槁惟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
曰補史亭其書未嘗見也太史於詩用功深嘗曰吾遇
杜韓當北面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時
人獨心折厲孝廉鶚然太史體醕氣健造句雄放孝廉
不逮也與丁隱士敬爲親家每議論古今必推案交詬
乃已太史之歸也聞諸前輩云是時亢旱

詔舉直言極諫徐文穆公以太史應
詔太史遂上疏言部臣自尙書至主事皆滿漢並列請
外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紕繆不中理
帝震怒欲置之法文穆悉力營救叩首額盡腫乃得斥
歸後迎

駕湖上

賜復原官太史旣無傳狀弗能詳也
高廟巡幸塞外嘗天雨新霽馬上吟迎風葦露清于染
過雨山痕澹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駿詩惜其
沒福耳後有御史祝德麟疑太史不得意或有誹訕訐

奏之
九重披覽以並無違礙聽其流傳
朝廷愛才之盛心大矣遠矣丙辰鴻博諸公才皆出太
史下諸公多至顯仕太史獨淪落以終而撰著之富卒
亦無逾太史者太史遺書未刻者尙夥賓仁旣沒往往
散落人間云

李旣沔先生鶴徵後錄云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博綜廣
覽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千萬卷沈酣
其中幾忘晷夕故發爲文章宏肆奧博一時莫與抗者
雍正壬子以孝廉充福建同考官在史館纂修三禮奉

命編錄內府書籍應

詔奏陳四事下吏議落職然

高宗皇帝仍納其言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於四條中已
行其一又曰天下藩庫宜有餘款存畱以備不虞先生
已削橐並不示人歸田後仍嗜學不倦自號秦亭老民
與里中耆舊及方外之侶結南屏詩社日以吟詠著述
爲娛

曾伯祖滌原公湛蘭書屋雜記云乾隆三十年乙酉

皇上四舉南巡在籍文員迎

聖駕於湖上

上顧杭世駿而問曰汝性情改過麼世駿對曰臣老矣不能改也

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對曰臣尙要歌詠太平

上哂之

龔定庵先生撰杭大宗逸事狀云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奉旨交刑部部議擬死

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

言高論久矣

上意解救歸里 一大宗原疏畱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於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子齊宣王問答語用已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 一乙酉歲

駕

召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

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一癸巳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

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一
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
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
加司馬光通鑒云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
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
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係以詩或紀程
紀日月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條而粗粹詩平澹而

倔強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會唯按道古堂歸耕集有

先生已旋里矣陳言獲罪當在前一歲之癸亥非癸未也又按先生卒於乾隆三十七年是癸巳之前一歲且高廟南巡六次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並無癸巳之年其日大宗返舍是夕卒當是傳述之誤再以曾伯祖滌源公雜記所載一則參之則賜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疑亦在乙酉以前也

蔡朗餘先生贖稿云杭大宗太史學殖宏富著書滿家
其讀書處曰松吹書堂雍正乙卯江門許濱繪冊以贈
題曰堇浦詩人讀書處雙松卷翠流高雲我來相訪滿
清聽松吹書聲都不分冬心金農書松吹讀書圖弁其
首題曰雙松若偃蓋直上高不已萬卷同兼車罄之快
可喜夫君坐其下諷誦咀精華山中六月秋涼籟生齒

牙趙誠夫一清爲之記記曰堇浦先生度屋之東偏隙地數弓築而居之既成選妙手圖之合諸同好爲詩歌以落之丹雘不施絲竹不設朋儕晨夕前于後喁清籟徐響琅然中節默若有會聽若可樂此松吹之所以名堂也先生家食貧績學不倦三傳三禮疑義與析而尤長於論史於班范兩書有補注北齊書有疏證且於金源一代之制詳其人物紀其風土遺文逸事多所援據竊附於裴松之顏師古之流又將冥搜羣藉取新舊唐書考竟其是非得失而折衷於盡善亦復不予棄引予爲助徒以抱慙弁陋悅其意而卒莫之能助也今先生

方

上承

明詔哀對

大廷使得遂窺中祕之藏用展所學於其生平庶幾無負若乃姓名通譽於中朝風標迴絕於流輩異日者閉戶著書種松皆老撫累砢之節憩泉壑之陰飲膏擢秀寄傲良時躋斯堂也鬱蟠偃蓋之祥其亦可徵矣夫子姑記之以俟勿藥子一清稿一時士大夫莫不爭題於後計八十餘人云太史又曾卜居鳳山門外面臨之江以江聲草堂顏其額秋岳華岳作圖以貽之冬心題曰

董浦主人江上住范村西去緣江路草堂髣髴木香村
竹嶼依稀鐵爐步門前江色晴黏天屋角嵐霏晝搖樹
柳絮着水魚正肥花飛入簾燕新乳主人急裝將遠遊
風光似此曷少留塵中知己苦寂寂鄰生枚叟徒沈浮
爲言頻年役衣食人生識字寧無憂有田十畝我將老
息壤在彼盟諸鷗華君墨戲今倪瓚下筆煙雲互凌亂
歸來舊徑在眼中隔浦低橋青不斷貧無送子雙玉瓶
展畫吟詩反復看他時相約力著書釣石猶堪置柔翰
曾唯按朗餘先生名焜又號木龕居士易簣之前自焚
其著作此一篇於先生之外孫吳擷蘅受藻所收賸稿
中見之

汪獨翁記壬辰九月杭太史奉祀交蘆庵云董浦杭先
生墓在畱下大馬山距西溪三里湮沒久矣今春同里
高海垞廣文鵬年訪諸李君益五而得之益五家湖墅
精堪輿者言曾過其處土人指謂曰此杭先生之墓也
特事隔廿年已在彷彿聞耳海垞於是約益五買舟偕
往抵畱下柴場遇土人祝慶生導至其地但見荒煙蔓
草中一抔黃土墓碑無存僅有道古堂界石橫卧而已
歸述諸余相與太息伏念先生乃一代作者不徒主盟
吾杭壇坫當時與厲樊榭徵君齊名徵君葬西溪王家
塢嘉慶辛酉何春渚布衣集同人祀徵君於牙灣宋黃

文節祠之後舍道光戊子諸先輩以墓在西溪移奉交
蘆庵歲時祭以隻雞斗酒胡書農學士紀其事至於今
不廢以先生例之則當在並祀之列吾輩雖生也晚未
嘗不慨慕流風茲既得其墓何敢漠然置之爰與海垞
走告杭述齋秀才則鮑重監碑石又約二三同志設位
交蘆庵中楹與徵君並祀先生少三歲位居次左楹祀
徵君配蔣夫人姬人朱月上右楹祀先生配蔣夫人姬
人張氏姜氏從此詩魂永妥風雅勿衰匪特不負海垞
訪墓之盛心卽先生有知亦必對徵君而笑曰蘆中人
蘆中人一百四十年離羣索居一旦而會於蘆中耶獨

翁汪曾唯又系以詩曰交蘆庵昔祀太鴻坐上遺卻秦
亭翁此禮不妨吾輩議鄉賢祠外有高風手澤曾經插
敝廬東軒雅集盛當初先生若遇吾先祖爲道來曩還
讀書秋圃蔡玉瀛賦曰王家塢與大馬山平生熟游至
其處踏徧空林樵徑穿未曾一識先生墓徵君墓尙有
人知太史墳已迷雲樹幸有高李二三人撥雲越澗尋
山路道古堂碑臥草中荒涼一竈斜陽暮慷慨雇役爲
重修豎碑封土深防護我聞杭厲舊齊名沈宋元白相
比數蘆花似雪藕如船徵君久已蘆庵住今得太史來
同龕舊雨相逢愜情素詞客有靈跨鶴來清風明月聯

詩句兩家仙眷耐東西環佩珊珊虛堂步一灣流水繞
庵前延月有樓花有圃文人倩女俱生西一聲清磬旃
檀炷宰平高學治賦曰敢負遭逢素志違觸鱗詎自計
安危論交沆瀣原相洽閱世荆榛竟孰披後輩猶存親
炙慕名山得慰薦馨私斯文光氣知長在一笑何妨合
并遲雪漁楊文瑩賦曰嚶嚶鳥求友遷喬方出幽神聽
和且平邈矣雲霞儔杭厲擅文采大科咸羅菟身後兩
寂寞寂寞復不侔厲祠僻棲鴿杭墓荒踐牛獨翁雅好
事芳軌企前修迺增祀議遂作同堂謀杭位居厲次
詎效躋僖尤事異老韓傳誼比李郭舟二老結鄰願到

此忽得酬生合有時離此會成千秋良辰薦酒脯谿毛
香可羞配食各有媿簾陰神所留髣髴把夫容來自雲
中樓列仙本儒者挹拍盧敖遊蘆碕風夜入似帶吟聲
適因緣話香火老僧初白頭仲修譚獻賦曰大科文物
墮蒼茫社集巖棲記故鄉煙月墓門通欬笑神仙眷屬
薦馨香竹林舒嘯尋嵇阮藝苑齊名謝漢唐後輩風流
仍好事晚蘆如雪得同堂春浦楊振鎬賦曰杭厲本深
交九原豈失侶留下兩墓門相隔一村墅舊祀厲牙灣
借閒悵道阻議移交蘆庵汪小米先生又字借閒生獨
翁之世父也道光戊子創議
此距墓祇里許惜杭生齊名辦香闕未補繼起有獨翁

今又謀盛舉同志約二三設位以齒序聯彼香火緣歲
時薦尊俎更爲結比隣眷屬兩家聚分列東西楹爰居
亦爰處從此爰詩魂流風足千古會呼蘆中人高歌月
滿渚松生丁丙賦曰深情突過桃花潭觥觥巨集雕兩
函敬恭更止交蘆盦絲絲香火謀同龕厲杭氣誼雨露
涵制科恭應馳兩驂厲也罷歸南湖南數奇虛占一索
男法華陽畔埋玉簪牙灣移主依瞿曇惟時清尊樂且
湛祭法右史實考參杭也獻賦登清班犯顏諫後還鄉
關高名蓋世原不凡身後寂寞終煙嵐大雅久失後者
攀浩劫况遭猛虎耽大馬峯高何巉巖冢頽碣沒誰幽

探渤海冷官足不孱墓門可迹宰樹刪偶告獨翁翁獨
擔結繭頗如同功蠶追思二老交味醪遺域近接西溪
山墓祠亦宜跼萼銜翰林栗主題斑斑俞和手筆追何
哉神仙眷屬歆醜醜寒泉鞠醜分潺潺靈風來成明月
三與詩長留天地閒修甫丁立誠賦曰秦亭老山民詩
卷炙人口奇厄同昌黎宜配柳州柳瓣香祀交蘆合居
樊榭右生前縱神契齒必序先後吟魂伴西溪仙眷聚
北牖相對大馬山遺碣留永久寒食冷棠梨無人奠雞
酒汪倫潭水情盛事一舉手送迎奏弦匏風雅仰山斗
如何輕棄鄉冷臥倉山叟

用先輩題厲樊榭徵君遺像步徵君溪樓作元韻冠

車專
九
瀛許省詩賦曰椒桂本共嶺瑜瑾亦同岡文苑昔齊軫
後世俱留芳西泠湖耆獻職志推厲杭並時稱兩雄抗
手風雅場大科羅英俊貢珍來明堂先生文中鳳矯翼
排天閭樊榭歸止壑湖山臥故鄉吳代三千里雲樹天
一方講席復南徙嶺表携詩囊晨星各寥落舊雨猶傍
徨契闊何由尋繾綣縈寸腸笠未逢飯顛笛忽聞山陽
從此豐城劍兩地韜光鋌汪君希大雅懷舊切表章西
溪交蘆庵三徑猶未荒厲左杭次右栗主兩楹藏想見
桂旗下聯袂來翱翔携手詩龕中神交仍雁行一百四
十年離別幾星霜今茲香火緣臭味無參商合傳異老

韓同調伴裴王文集各盈尺聲價如琳琅余生雖已晚
雜誦不能忘升堂薦蘋藻尙友相頡頏長揖兩詩魂願
分一瓣香友舉許夔詩賦曰當年樊榭本齊名宏博無
慚月旦評一代詩才追玉局千秋經術踵康成滄桑未
歷生前劫車笠猶聯死後盟太息秦亭山下路有誰憑
弔發幽情道古堂荒斷碣存先生有塚訪前村蘆花祠
裏添雙主尊菜生時薦一尊著作幸留才子氣馨香同
委美人魂表彰賴有平陽叟載酒西溪舊事論

軼事

余於丙戌春創補是集闕板又增集外文詩軼事一卷
 附於末助余搜集者為同里丁松生丙助余讐校者為
 湖南趙澹如篤恩同郡譚仲修獻許邁孫增邵伯棠世
 恩何穉山國瑄翁式如守範湖州許克齋子麟兩閱寒
 暑至丁亥冬而蕝事然遺文逸詩詎能徧輯魯魚亥豕
 未易盡芟尚望讀是集者補缺訂譌以匡余之不逮焉
 光緒十四年戊子秋九月錢唐汪曾唯又識

